

星期日

天笑主仕

第廿四號



THE SUNDAY No. 24.

行發局書東大海足

投稿簡章

- 一 本刊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但筆記小品亦酌用文言之稿
- 一 本刊投稿暫收短篇
- 一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 一 投寄之稿如欲寄還者須附郵費及掛號費
- 一 報酬由本社酌定不先函商惟概酬現金如却酬者請聲明
- 一 投稿揭載後著作權為本社所有
- 一 投稿者請逕寄上海四馬路大東書局轉交星期社收

THE SUNDAY,

本 刊 定 價

郵 費		定 價	冊 數
外國	日本	本國	一冊
四分	三分	一分	半年
一	七角五分	三角五分	全年
元	二元五角	五角	五冊
二			十冊
元			

廣 告 價 目

等第	全	面	半	面	四	分	之	一
特等	四十元							
上等	三十元	十六元	十二元					
普通	十五元	八元	六元					
廣告	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	價目另議	連登多期	價目從廉	欲知	詳細	請至上海四馬路大東書局面議



星 期

第二十四號

民國十一年陽曆八月十三日發行

編輯者

吳門 包天笑

發行者

大東書局

印刷者

大東書局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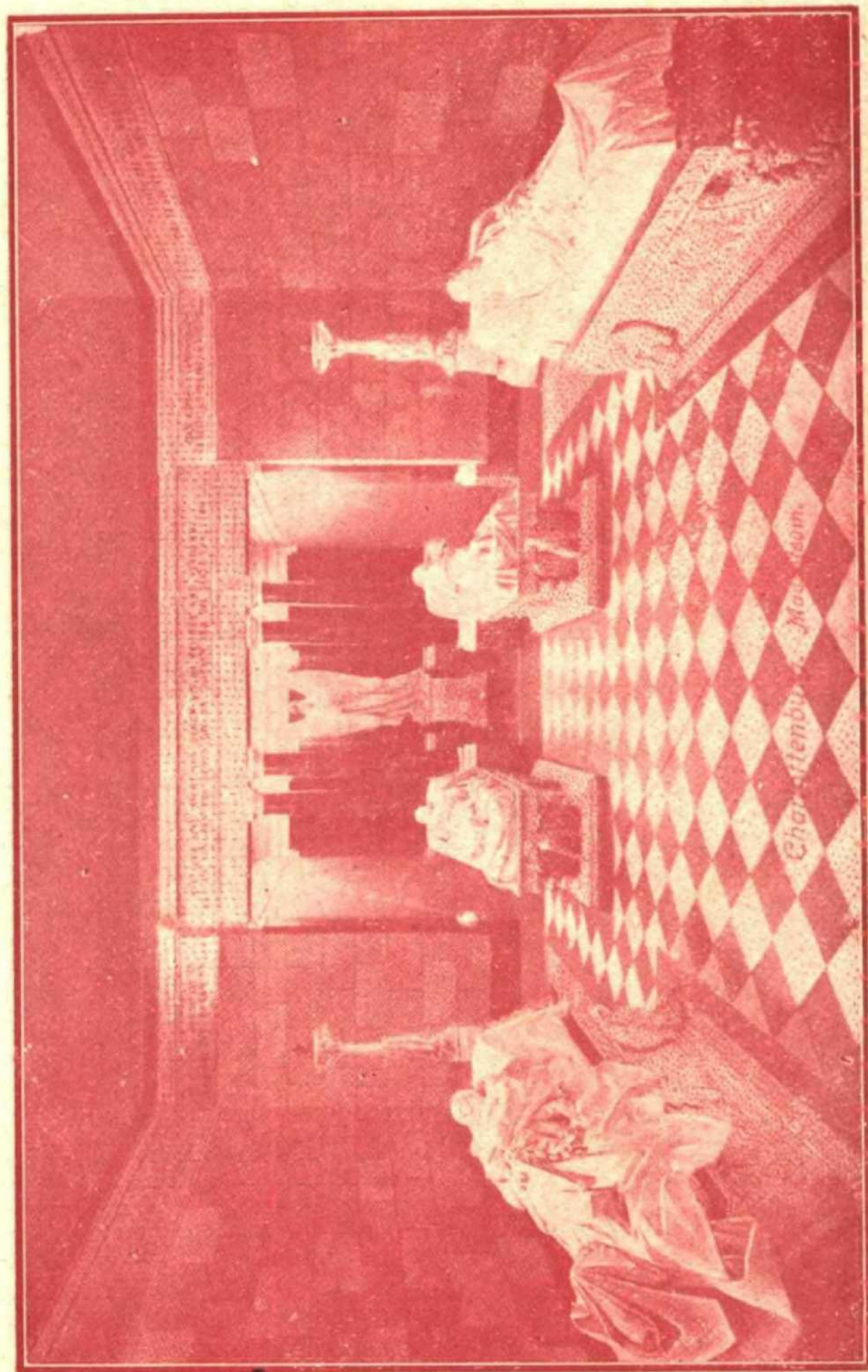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話四二四二



宛轉百盤
梯欲下幾躑
躑譯得擺倫
詩持去泥郎
讀蓮覺

德國皇陵



包可永寄

內務部註冊第八號

原主八 袁慶堂

呈准件 呈為製造的露能治化驗註冊

兩上送痛風骨痛露解毒止痛露藥品二種請

化驗註冊等情到部案經令據衛生試驗所化

驗呈覆尚無有害物質自應准予立案全行特

示遵此批

中華民國

內務總



十八

謝成發

上海英租界西新橋北首 濟華堂藥房 外埠均有寄售 函購款到即寄

內務部化驗農商部註冊

此露主治風濕骨痛... 每瓶大洋六角

此露主治風濕骨痛... 每瓶大洋六角

袁製 止痛風骨痛露
風行二十餘年功
效卓著遠近馳名
通因無耻奸商影
射圖利為此呈請
內務部化驗農商
部註冊嚴禁假冒
幸購服者認明金
雞商標庶不致誤

同胞注意 國貨精華



大長城牌香烟。係用最上等國產烟葉製成。品質之優美。氣味之香純。絕非尋常香烟所能及。君試吸此烟一支。當勝吸他烟數支也。又每罐內。附贈獎券一紙。積存多張。可換各種貴重趨時之增品。

中國南洋烟草公司

及 時 行 樂

天和風清良辰美景
 小曲京戲娓娓動聽
 留聲機器百代發明
 全家團聚共娛清音
 宛然劇場不出門庭
 梅派譚調高下分明
 價目既廉名角又真
 諸君不信買來聽聽
 如蒙惠顧竭誠歡迎
 若索樣本只須一信

上海四川路九十九號

百代公司



唱片與機
 器價目
 樣本
 函索
 即寄



本行為勸勵儲蓄起見各項儲蓄利息
特優章程繁多茲摘舉數例如左

▲存洋一百元滿十年可得本息洋二百
六十五元有奇(丙種)

▲存洋一百元以上五年期息一分二厘
每半年付息一次(戊種)

▲每月存洋一元滿二十年可得本息洋
七百八十五元有奇(己種)

▲每月存洋六元五角八分滿五年可得
洋五百元(庚種)

詳細章程函索即寄

新華儲蓄銀行 上海分行 啟

設在上海天津路五〇八號
電話中央四七一四

德國著名良藥



聖婦 藥科 烏雞白鳳丸

謹告諸君白鳳丸市上多矣欲購真正有效驗之烏雞白鳳丸請認
 五彩花鐵盒面仿單印有農商部嘉獎一等獎章庶不致魚目混
 珠主治略列月經不調經期腹痛赤白帶下腰酸頭痛四肢無力不
 暈胎動血氣兩虧子宮虛冷久不受孕血崩小產氣鬱痞塊飲食不
 思胎見神效無病後失調各症難以盡述不論胎前產後一切婦女百
 病均見神效無病後失調各症難以盡述不論胎前產後一切婦女百
 婦科獨一無二之聖藥也(價目)一品每丸九洋一元加料五角雙科
 二角半單料一角二角加料五角雙科
 送丸藥全集○總發行所上海河南路老巡捕房對門廣東種德園
 老藥店○電話中央五一〇六號

醫藥衛生書類

- ◎秘密病自醫法 二冊 一元
- ◎新肺癆病預防法 一冊 三角
- ◎實用急救治法 一冊 六角
- ◎明世宗嬰童百問 二冊 七角
- ◎古今萬方類編 八冊 二角
- ◎中西外科大全 二冊 六角
- ◎中西婦科大全 二冊 六角
- ◎中西幼科大全 二冊 六角
- ◎一月學醫初步 一冊 六角
- ◎實用記憶法 一冊 五角

大東書局發行

星期第二十四號目錄

素餐會

天笑

五十八年前的西瓜價格

清波

逃妾

求幸福齋主

過去未來的寡婦

卓呆

女子同盟會

偶拾

過渡時代之犧牲者

蔡受百

星期談話會

一星期之樂事

西洽過客

婦女髮髻觀

西洽過客

交易所現形記

老主顧

惜露菴割記

惜露

產與罪

天恨生

小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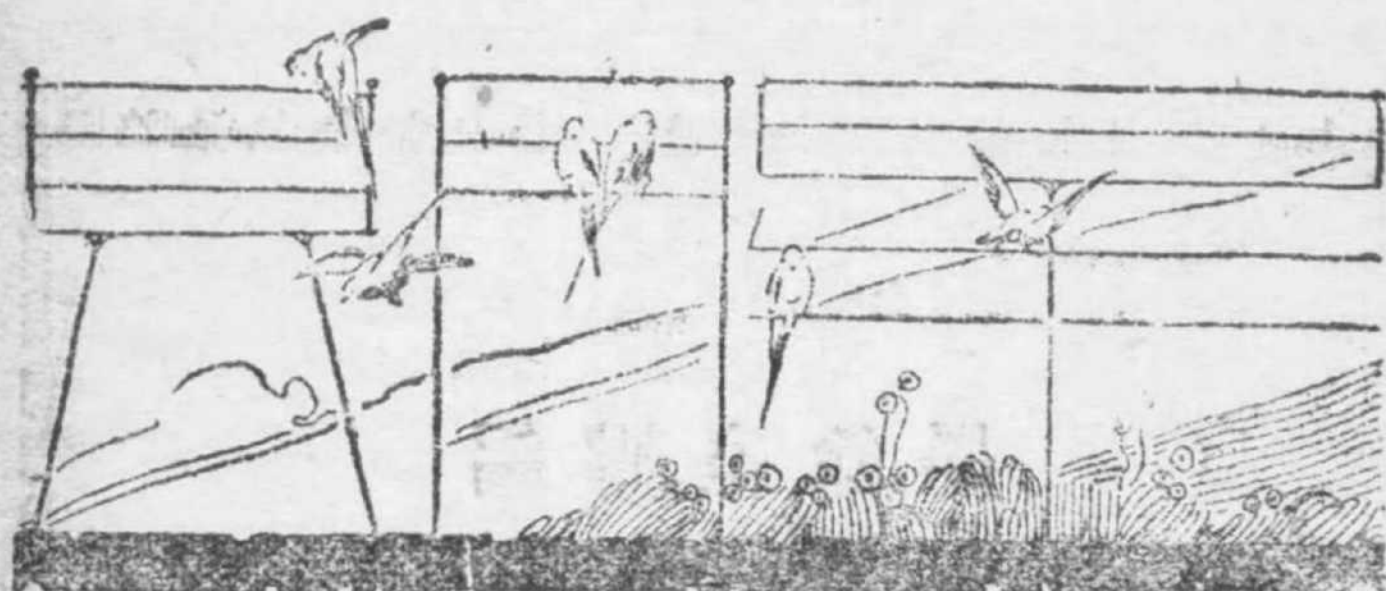
少楠

社會百問題

一百度下書所見

一個難問題

鷗夷
許鳳聲





素餐會

天笑

孫華陽和周淑英到了西湖每日鬧着人家的請吃飯。這天的午餐是方佩英女士請的在三潭印月吃的是素菜。周淑英道素菜倒很好我們可以一換口味。當時他們夫婦兩人便到二潭印月來原來這位方佩英女士是周淑英的同學他從十七八歲上就吃起素來了。他而且是個醫學博士據他歷年來的研究他說吃素的人不但營養上沒有一些妨礙而且可以長壽。從前吾國有個伍廷芳博士他也提倡素食衛生。可惜他不大明白醫理這是一件遺憾的。

事這位方佩英女士他是本着博愛主義宣傳他的不血食宗旨。佐以醫學上種種證明到處宣傳居然信仰他的主義者不少。因此男女各界吃素者甚多。今天方佩英所邀的十餘人大半是他們的熟友其中果然未必都是吃長素的却有一半已經是斷除殺生的了。孫華陽夫婦到了那裏便隨便入座。所進各餐很有許多吃了不知道是什麼東西。方佩英却一一指點他說我們近來發起了一個會喚做素餐會。這個會裏各國人都有專提倡吃素的而尤其以

各國醫學界裏的人占多數我們這素餐會裏的人所辦事業倒也很不少第一是開素菜館現在由我們素餐會所開的素菜館已經有一百三十九家這杭州地方就有三家西湖上的一家比較的近些所以今天請你們諸位的便是這一家辦的菜了其餘本國如北京漢口上海各大都會都有國外如倫敦巴黎紐約柏林東京都有現在世界上至少有三萬萬人已經是吃素的了其次便是我們發明各種植物的可以供人吃食的先經植物家採取後經化學家化驗驗得其中沒有一些兒毒質或者有益於人身的滋養便提出素餐會一面審定他的名詞喚做什麼菜或是什麼果歸入那一類編定素餐會食物

詞典一面除了瓜果等可以生食之外便付烹飪審查會請幾位烹飪學的專家試驗如何烹飪之法再開聚餐會加以評判大概發明一樣可以供食的植物總附帶着幾十種烹飪之法口味不同雖然各嗜其所嗜但是也有幾種人人說好得點最多的便當常成爲通行的餐品了所以我們的素菜館裏有許多從前都是沒有吃過的現在已經成了食品了周淑英道原來如此世界進化食品也漸漸的改良我們也常常吃着不知名的東西但是終沒此間席上的多方佩英道這有好幾個原因供人吃食的終不過是動物植物兩種那動物中據醫學家考查大半是不相宜的最污穢的是豬肉稍講衛生的都不去

吃他這種家畜生殖了。原是供人啖食。人若不大去。吃他。自然而然的減少生育了。其餘的動物禽類獸類。鱗類介類。止不過這幾樣。已經供人食的。幾樣動物。漸漸兒縮小範圍。那沒有供人食的動物。便再也。不去發明他了。因此新發明的。全都是植物類動物類。發明的很少。正說着。只見那邊上。了一道湯方。佩英道。這湯便是新發明的。兩種植物。而且也經化學家化驗過。有益於人身的滋養。也曾經過烹飪審查。會得點最多。這個名字却也鮮豔極了。請你們兩位。嘗嘗這滋味如何。孫華陽道。這湯喚做什麼名稱。方佩英道。這喚做『紅珠碧玉湯』。周淑英道。好豔麗的湯名啊。方佩英道。這是前三年發明的。兩種植物。

這是一種豆。喚做紅珠豆。他同豌豆差不多。大小一莢。裏約有五六粒。嫩而且甜。一經煮熟。微帶紅色。所以稱之為紅珠豆。還有一種菜。其色翠綠。可愛味帶甜酸。這是一位廣東人在南溫帶發明的。也經了許多手續。定名為綠玉菜。現在把這兩樣菜合成煮湯。就喚做紅珠碧玉湯。這兩樣都是鮮美絕倫的。所以愈加可口。孫華陽和周淑英嘗了一嘗。都讚不絕口。說果然好東西。方佩英道。飲食一道。現在成為一種學問了。依吾們素餐會的宗旨。深信世界將來全成為素食的人類。因為人類本不是肉食動物。幾千年失了。他的性。因之變成弱肉強食的高等動物。現在爭鬪性。漸變了。平和。人類也漸漸的返本歸原。自從。

素餐會

我們這素餐會發起以來會員歲歲增加十年前不過十幾個基本會員如今單是我們中國一國已有七千萬人茹素的這樣長足的進步着實可驚他們尋常的餐館還不注意可是也常常向我們來搜羅食品我們發明一樣菜本來也是公開從不秘密的他們要仿製儘管由他們仿製不過他們不曉得味之原理終究弄不好的那紅珠豆我們還提取精華煉成一種喚做『紅豆素』的不論何種湯裏肴裏調和這一點兒就覺得鮮美異常我們素餐會所辦的第二事件便是辦了許多的罐頭食物公司這項公司各大都會都有現在我們新發明可充食品的食物已有二百三十四種由這二百三十四種

四

植物化出來的食品尤其不計其數我們的食譜雖有一千數百種但是不在這食譜中的還很多呢好在這罐頭食物公司續續的增添出來素餐會因此也增添勢力不少孫華陽道這素餐會的食譜我倒要備一份以備參考我雖不能完全吃素但是有這樣好的食品而且也足以營養身體我怎麼不吃素呢方佩英道我有幾位朋友起初也是偶然吃吃素後來自然而然的完全吃素了我們除了開素菜館設立罐頭食物公司外還有一個很好的成績便是各地方設立的蔬圃我們的會員中農學博士最多凡是研究蔬果學的農學家有十成之七八都進了我們的素餐會我們發明了一種蔬菜之後便極力

的播種或者這個地上不相宜便換了一處地土再行試驗種植須要教他土壤氣候人工等等無不適合好在我們各處都有素餐會各國都有素餐會各處各國的素餐會又都附設着蔬圃這裏種不好那邊也可種得又經着農學家的研究當然由我們蔬圃裏所出的菜蔬格外的鮮美精潔了我們又爲着普及起見凡是各處會員來索種子的都有詳細的說明書附着種子送給他們此外還有一種『人工種植法』是用兩種菜蔬接合起來你們沒有聽見現在果品之中用人工接種添出了許多新果品此刻蔬菜中也發明了這一種這原是個物種改良之法就這蘿蔔一種你們試猜共有多少種統全世界

計算已經有一千七百餘種有一位農學博士專門研究蘿蔔的大家便呼他蘿蔔博士我曾經到過這位蘿蔔博士的家中他有一個蘿蔔陳列所真是教人長了不少的知識周淑英道佩英姊姊府上也有蔬圃嗎佩英道吾家裏也有一個菜圃這是很狹小的不過兩三畝地寬廣我家中幾個弟弟妹妹鬧着玩的有什麼新的種子他們便在那裏試驗試驗這是不成樣子的素餐會杭州分會的附屬蔬圃幾時我可以紹介你們賢伉儷去看看諸人談談說說席也散了孫華陽和周淑英回到西湖大旅館到了下午再去赴西湖飯店江南通的招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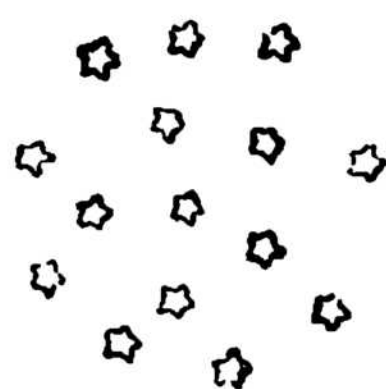
笑按此篇與第三號『活動的家』第八號『三

十年後之西湖』第十七號「通館授餐的新方

式」均相銜接。望讀者有以教正之。

五十八年前的西瓜價格

(清波)



世閱會稽李尊客日記。清同治五年六月二十七日。買西瓜一擔。共十五枚。與錢一千文云云。今爲民國十一年矣。余在杭買西瓜一擔。需洋兩元六角。合錢得四千五百文。較之尊客所吃之西瓜。其價幾激增三倍半。





逃 妻

求 幸 福 齋 主

某年的春間我到上海去白相了一趟。離開北京約莫有三個多月上海地方倒好頑得很有許多朋友知道我的老脾氣歡喜在倡門中厮混便常常拉我去白相堂子連長三書寓以及到碰和臺子都白相得一個痛快但是我一踏進那些地方的門總想起我那三十年來倡門中唯一的愛神阿紅他現在是早已嫁人了承他不棄還介紹我與他的丈夫陳子瑜相見也結成了很好的朋友雖則是朋友之妻然而我一律當作好朋友看待算是我天涯作客忘不

了朋友大概也是人情所評的。後來我接到阿紅一封信說有要緊的事催我急速回京幫他的忙我細看看信中的筆迹却不是他丈夫陳子瑜寫的。我一想這事有些蹊蹺前兩月曾寫過一封信給子瑜報告我的遊蹤并問阿紅要買什麼上海物事不我回京的時候好替他帶不想信去了許久沒見子瑜的回音到如今阿紅却另請旁人捉刀單獨寫一封信給我還說有要緊的事發生可見這裏面總有什麼意外的變故我一時猜不透祇好掣着鵝毛

當○令○箭○連○夜○趁○火○車○趕○回○北○京○來○決○不○敢○教○阿○紅○很○焦○心○的○盼○望○着○我○

津○浦○快○車○趕○到○北○京○已○是○晚○間○十○一○點○多○鐘○我○回○得○家○來○顧○不○得○別○的○先○叫○僕○人○打○個○電○話○給○陳○家○說○我○已○經○回○來○了○那○邊○回○話○說○主○人○全○不○在○家○幾○時○回○來○回○明○一○聲○就○是○我○連○日○車○上○坐○得○甚○是○勞○頓○便○自○去○睡○覺○第○二○天○清○晨○八○點○半○鐘○我○還○睡○得○正○熟○哩○忽○然○僕○人○把○我○叫○醒○說○陳○太○太○已○坐○在○客○廳○裏○等○我○起○來○有○話○說○我○擦○了○擦○眼○睛○問○道○陳○老○爺○可○曾○同○來○僕○人○道○不○曾○我○很○奇○怪○爲○什○麼○阿○紅○一○個○人○來○得○這○樣○早○真○有○什○麼○重○要○的○事○故○嗎○我○不○敢○怠○慢○連○忙○扒○了○起○來○胡○亂○洗○臉○漱○口○一○陣○便○到○客○廳○裏○來○見○阿○紅○

哎○呀○：○怎○麼○小○別○了○三○個○多○月○他○就○憔○悴○成○這○個○樣○子○：○我○心○中○一○驚○一○時○不○好○怎○樣○去○問○他○他○却○立○了○起○來○吐○出○很○淒○清○的○語○聲○先○對○我○說○道○老○二○：○你○可○是○昨○晚○回○來○的○：○我○點○了○點○頭○還○是○努○着○雙○目○直○望○着○他○：○他○又○問○道○你○知○道○我○同○子○瑜○近○來○的○事○嗎○：○我○搖○搖○頭○道○請○你○坐○着○快○說○罷○：○我○一○面○很○寂○靜○的○待○他○回○答○但○依○然○很○仔○細○地○注○視○他○十○分○瘦○損○的○玉○貌○

這○才○聽○阿○紅○囑○咐○對○我○言○道○子○瑜○近○來○把○心○都○變○完○了○三○個○月○前○你○還○未○到○上○海○去○的○時○候○我○們○夫○婦○本○來○是○好○好○的○自○從○你○動○身○了○後○不○知○怎○樣○子○瑜○對○我○漸○漸○冷○淡○起○來○從○前○每○逢○星○期○日○子○只○要○不○是○大○風○

大雨的天。我們總到西山去遊玩。一遭後來子瑜便常常推說外面有要緊的應酬。要一個人駕着車往城外去。不惟星期日不肯伴我出遊。就是平常日子也每每深更半夜才肯一個人應酬回來。問他出去幹了些什麼要事。爲何回來得恁般遲。起初他還支吾說。說掉些槍花。及至問得多了。他竟表示很不願意的樣子。怪我太嘈。嚇了我看這道兒有些不對。就不免暗地裏留神偵察他的行動。有一次子瑜正接着電話機在那裏說話。見了我闖進來。勃然變色。想把耳機掛起。我又恍惚聽見電話裏面有蘇州女人的聲音。我就不管什麼。走上前去。將那耳機搶在手裏。放在耳邊想聽聽裏面究說些什麼子。瑜急了。要

來搶回這個耳機。然而我捏得很緊。竟不會被他搶去。不過爭動起來。電機裏面自然便有一種不甯靜的聲息。打電話的那邊不知就裏。倒先問起我來。道：「怎麼這樣的吵法？」我一聽。明真是蘇州女人的口音。便裝着電話弄差了線的一般。問他們是那裏。只聽見裏面又嬌音細語的說道：「我們是蘭心院的老四。你是陳老爺嗎？」我正想再問幾句。不料子瑜一旁鬼計多端。丟却耳機。子不搶。却伸出手來。將掛耳機子的鐵鈎按下來。這電話就斷了線了。我此時也不願意再聽那撈什子電話。便將耳機挂上。拉着子瑜進房裏來。追問那蘭心院老四是什麼人。子瑜被我問得急了。忽然惱羞成怒。對我發狠道：「就算我進了家

子。你。管。得。了。嗎。……

我聽到這：已把阿紅看得很清楚了。兩額上瘦得有骨沒肉與從前的豐肉微骨是大大的相反。眼皮上有些紅腫大概痛哭流涕也不止一次了。清早起雲鬢蓬鬆未加粉澤越發現得愁容滿面無有一絲的血色。這是何等可憐的慘象啊！我一面憐惜一面又怪他不自珍重爲這一點丈夫出去逛蜜子的小事便氣成這個樣子也未免太小氣了。就截斷的話頭攔嘴說道：「這事也不算怎麼大，又何必如此認真氣壞了自己的身子？」阿紅急道：「我話還沒說完。」氣煞人的事。後來正多着咧，想不到老二你也會不聽個精頭理順倒先批駁起我的不是來。我如今明白了。

原來你們做男子的都是偏袒着男子方面打起夥來欺壓我們可憐的女子的。說罷似乎對我也有些薄怒。我連忙笑着自認不是道：「我的最愛生氣的女朋友你怨了我罷。我其實因爲看見你氣苦到這般模樣，我有些不安，便不由得怪你太不保重了。如今閒話少提，你還是快些說你的罷。」

阿紅嘆了一口氣，又唏噓着說道：「我也知道逛蜜子是男子們很難免的事，況且我當初也在倡門裏面。子瑜若不逛蜜子，怎麼會討了我轉去？難道說我嫁了他就不許他再進蜜子的門嗎？祇是他不該欺瞞着我。我成天成夜都躲在外邊，把我一個人冷冷清清扔在家裏，有時偶然問他一兩聲，他反而對我發脾氣。」

說我不該干涉他的行動：老二你想想這由他選問却不許我問這是那一國的理：我要急於聰明事實便攙嘴問道後來咧

阿紅眼眶裏滿含着淚波又從淚波中閃出一綫一綫很慘厲的目光再急促的對我言道後來子瑜竟把那蘭心院的老四也娶回家來你道這老四是誰却就是我從前所認識的紫金香我起初雖在氣頭上與子瑜鬧過兩次然而并未曾與紫金香怎樣作難而且常把紫金香常常拉到房裏來談心說老四呀老四子瑜這人是靠不住的從前怎樣待我好如今却翻臉無情我的今天就是你的將來你却不要再上他的當那知紫金香一面被子瑜迷惑着一面

又拿出工夫去迷惑子瑜想要一個人將子瑜霸住嫌我礙他的眼便教唆出子瑜時時與我尋相罵我偶然與他頂撞了兩句子瑜便跳起來數駁我道你與老四本是一條邊堂子出身的人爲什麼絲毫不知自憐同類容不得他：老二：你想想我此時已被他們排擠得打入冷宮一般反而說我不能容人你叫我怎樣能服這口氣咧

我一面聽一面太息不能不說幾句勸慰阿紅的話便搶着說道：唉：想不到子瑜會變成這樣但是事已至此你還是忍耐些罷：阿紅不願意聽這個急得雙眉緊蹙用手在胸前亂敲躁起腳來與我說道還有萬分不能忍耐的事在後頭咧從前子瑜娶

我的時候○并○沒○說○家○裏○還○有○正○室○夫○人○就○是○我○過○去○了○後○細○一○打○聽○雖○據○說○他○另○有○一○個○夫○人○在○浙○江○老○家○裏○却○是○口○頭○上○離○過○婚○的○原○來○那○位○夫○人○是○一○個○黃○魚○學○堂○畢○業○出○來○的○女○生○態○度○文○明○得○緊○怎○麼○三○言○兩○語○與○子○瑜○鬧○翻○了○便○將○結○婚○兩○年○來○把○持○家○政○所○保○管○的○財○產○約○莫○一○萬○多○塊○錢○一○古○腦○兒○帶○回○娘○家○留○一○個○白○話○紙○條○兒○給○子○瑜○說○是○與○他○離○婚○了○但○是○兩○家○長○上○礙○着○面○子○未○曾○經○過○法○律○手○續○將○離○婚○的○證○據○辦○個○清○楚○不○想○子○瑜○近○來○因○爲○要○偏○護○着○紫○金○香○壓○我○又○嫌○我○是○先○進○門○的○怕○我○要○提○起○紫○金○香○姨○太○太○的○階○級○問○題○竟○把○那○潑○出○去○的○水○離○過○婚○的○夫○人○派○人○接○回○家○來○他○們○破○鏡○重○圓○與○紫○金○香○結○成○

團○體○排○擠○我○一○個○人○勒○逼○我○騰○出○正○房○與○那○吃○回○頭○草○的○夫○人○住○又○硬○教○底○下○人○叫○我○做○二○姨○太○那○紫○金○香○有○時○還○狐○假○虎○威○說○是○奉○着○大○太○太○之○命○命○令○我○如○何○如○何○又○有○那○位○夫○人○同○來○的○一○羣○皇○親○國○戚○都○故○意○譏○笑○我○是○堂○子○裏○的○妖○精○毫○不○顧○臉○的○要○做○人○家○太○太○何○不○自○己○擊○鏡○子○照○照○那○子○瑜○咧○一○天○守○着○紫○金○香○十○分○要○好○那○位○夫○人○却○很○能○客○氣○除○了○陪○紫○金○香○出○來○逛○一○兩○趟○公○園○外○其○餘○時○間○任○憑○子○瑜○與○紫○金○香○怎○樣○要○好○毫○不○過○問○據○他○說○當○初○因○爲○子○瑜○戀○愛○着○我○他○才○氣○憤○憤○離○開○子○瑜○的○如○今○要○報○復○前○仇○所○以○甯○肯○讓○丈○夫○討○第○三○個○人○却○單○獨○與○我○下○不○去○其○實○却○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他○與○子○瑜○拆○開○的○

時候我剛剛認識子瑜。還一點道理沒有他吃的什麼無頭醋。至於他和紫金香結合的原因。實因他帶回家的一萬多塊錢。不知怎樣通同被人騙去。他說。是放賬被人賴了賬了。但另有人說是被拆白黨拆去。他窮極了。回頭來找子瑜。恰巧紫金香此時能在子瑜面前說話。所以他們就結合起來。如今他們視我爲眼中之釘。非把我擠出陳家大門不可。子瑜又將近一個月不進我的房了。你看我孤單單一個人。何以自處咧！說罷。眼淚簌簌的直往下流。

我聽完這段事實。心中非常難過。便問阿紅道。如今你除了忍耐以外。你又想怎樣咧。我勸你還是將就些。好在天下這種事情很多。是認真不來的。阿紅。

釘了我一眼。發出一種苦笑。便對我嬌嗔起來。道。都是你不好！我微笑道。哦呀呀。你怎麼埋怨起我來了。阿紅道。我當初何嘗一定要嫁給子瑜。都是你在一旁嘮嘮叨叨說。怎樣你是不能娶我。又怎樣應該早點嫁人。又怎樣應該拿出真愛情來對待自己。丈夫如今好心討不着好報。我不怨你怨誰！說完。阿紅又哭個不了。我也覺得罪大惡極。活生生把一個阿紅斷送了。低下頭來。半晌說不出一句話。

却聽見阿紅又咬牙切齒的說道。但是子瑜也未免太可惡了。雖說我們做娼妓的人。十有八九是嫁給人家作妾。然而事前須得預先講明。教人好甘心情願作當姨太太的。當算本來當姨太太的人。是大人。

老爺們的玩物彼此都用不着講愛情大家胡亂哄。騙幾天弄幾個錢預備走路管他什麼關心院爛心院再討上十個八個小也在意料之中不去與他爭閒氣不過子瑜與我當初却不是這麼一回事一來講明家裏並沒有太太并不是討我回去做小我看。在這個分上與龜婆爭論好幾次不許亂敲他的竹槓更不會另外向他要什麼貴重首飾二來他既存心要後來棄我就不該當初與我講什麼情愛到了今天把我的愛情勾到最高的熱度上了他却用冰一般的冷水淋到我頭上來真比殺我還痛苦怎麼還怪我不該吃醋咧要我不吃醋并不甚難但他爲什麼當初要騙我挖心挖肝的去愛他最可恨的明

明是水潑出去的一個爛污太太却聽了紫金香的話接了回來在我頭上來作威作福我若是容忍下去不惟要乖乖的做他的而且還把我攔在一邊不當人我想天下做小老婆的還有老爺們疼愛可以隨時騙幾個錢自去架妍頭尋開心我這個樣子他一家人都容我不得簡直連丫頭都不如可憐我幾時是賣給他們做了頭的我現在是甯肯再跑出去賣皮賣肉或是窮到討飯却萬萬不能再在他家裏守活寡受惡氣看他們家裏炎涼的世態我聽了半天見阿紅如此堅決料他所受的戟刺實在太多故而說出這許多的憤激話然而我一時怎能便贊成他的主張只好再勸勸他道嫌人和離婚

都○不○是○很○容○易○的○事○須○得○三○思○而○行○不○可○太○鹵○莽○了○
好○在○我○已○回○來○總○不○能○坐○視○你○們○鬧○得○這○般○決○裂○如○
今○請○你○坐○一○些○時○我○去○打○電○話○把○子○瑜○找○了○來○你○們○
當○面○談○談○我○再○在○一○旁○勸○解○一○下○教○你○們○言○歸○於○好○
你○看○如○何○：○阿○紅○聽○了○我○的○話○意○思○有○些○活○動○起○來○
可○見○他○此○時○尚○未○十○分○忘○情○於○子○瑜○但○他○却○仍○攔○阻○
我○道○請○他○來○固○然○是○好○但○他○被○紫○金○香○纏○着○未○必○能○
讓○他○來○你○不○信○你○試○試○罷○

我○果○然○就○去○打○電○話○給○子○瑜○却○真○個○不○出○阿○紅○所○料○
竟○推○託○說○不○在○家○阿○紅○道○如○何○：○就○是○你○昨○晚○打○去○
的○電○話○他○明○明○在○家○裏○也○不○肯○來○接○而○且○還○與○紫○金○
香○談○起○說○你○是○與○我○一○黨○的○我○的○軍○師○趕○來○了○倒○要○

防○備○你○去○嚼○舌○頭○咧○：○：○我○一○聽○也○有○些○着○惱○暗○想○
子○瑜○這○個○東○西○真○有○些○無○理○當○初○他○愛○阿○紅○愛○得○很○
熱○時○對○我○嘮○叨○說○恐○怕○阿○紅○的○心○靠○不○住○害○我○還○替○
他○想○出○好○些○法○子○如○今○愛○阿○紅○愛○得○膩○了○就○反○臉○連○
我○也○認○不○得○：○唉○：○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咧○：○我○當○
時○啞○口○無○言○阿○紅○却○又○很○堅○定○的○說○道○老○二○：○事○到○
如○今○我○只○怨○我○自○己○的○命○罷○請○你○不○要○攔○阻○我○我○終○
久○是○要○與○子○瑜○離○開○的○不○如○趁○早○還○留○住○我○的○青○春○
可○以○別○尋○生○路○不○然○等○到○我○老○了○的○時○候○被○他○一○口○
氣○棄○却○教○我○再○去○倚○靠○何○人○：○我○道○我○也○不○是○十○分○
迂○執○的○人○做○夫○妻○的○事○我○也○知○道○勉○強○不○得○合○則○留○
不○合○則○去○本○也○在○道○理○上○況○且○是○他○對○不○起○你○并○不○

是你對不住他。就是你離開他家，我也能信你是應該這樣辦的。但我們是老朋友，看你眼前遭這樣重大的變故，總希望你事事放慎重些，不要鬧出什麼亂子來。我若有能幫助你的地方，我總想法子要替你減少困難。請你此後隨時與我商量，相信我是你的唯一可靠的朋友。無論你鬧到什麼田地，我總忘不了你的。阿紅含着眼淚點了幾點頭，便告辭出去。我也揮淚送他到大門外，看他坐着人力車去遠了。我才低着頭進來。天呀！有什麼好法子能保護這個可憐的被遺棄的婦人咧！

我憂悶了一天一夜，到了第三天下午四點鐘的時候，忽又接到阿紅一個電話。阿紅道：「老二，我告訴

你一件要緊的事。我現在已經搬出陳家了。我嚇了一跳，連忙問道：「怎麼這樣快？」阿紅道：「我昨天由你那裏回來，子瑜與他兩個女人尋了我一天的相，罵說我不該一個人到你家裏去。此外還罵出幾幾何何，不好聽的話。我也學舌不出，不過我想，我和你當初的關係本來是很乾淨的。從前子瑜與我好的時候，也何曾不知道如今良心放在腦夾裏說話，有意血口噴人，糟踐我不算，還帶累你的名譽。我不忍你爲我受狗咬，便與他們大鬧一場。但我又細細想想，這羣狗男女反覆無常，簡直不是人。我再也不能與這些畜生在一處過日子了。況且再蹲下去，不知還要出些什麼花頭。一來我忍不住氣，二來不願教

你受我的拖帶被人罵得臭屁不值所以我決心走了。

我氣得掙着電器機抖急急問阿紅道那麼你現在在什麼地方阿紅答道我不能告訴你我走我的出於我自己的意思我不願再與你見面免得日後子瑜他們批評你的不是：老二：你是一個乾淨人我不能害你被人說與我走出陳家這件事情有什麼同謀的關係所以我忍着心不與你當面辭別了從此天涯海角我不知要流落到什麼地方去但是命該如此我也不怨那沒良心的陳子瑜了我走了後陳家那些畜生以及北京不知道這事情真相的人一定要罵我是逃走的姨太太天曉得我當初真

預備了子瑜的洛嗎不是他棄我我肯逃嗎不過我如今也顧不得這許多了笑罵由他們笑罵去祇有沒連累着你并能得你原諒我知道我是真沒有罪的我也就死心塌地了：老二：再見罷你這麼許多年白疼了我了我今天還是一場沒結果實在覺得有些孤負你了就是我離開北京任憑走得怎樣遠我總忘不了你幾時我若有歸根結底一定馬上寫信來告訴你若是一輩子飄流浪蕩到了極不得了的時候往大海裏一跳只好做着鬼與你夢中相見了：老二：你好好的保重我們再見罷我聽得呆了正想要把我的話說上一說那電機裏面拍的一聲那邊已斷了綫可憐我此時還不知阿

紅究竟在什麼地方打電話呢。連忙打一個電話與電話局問剛才的電話是什麼地方打來的。回電說是前門東車站公用電話房。我大吃一驚。難道阿紅真個就是這樣走了嗎。無論在什麼情理上我總得送他一送。登時急忙收拾起二百塊錢。坐着一輛汽車。飛奔東車站而來。

等到我下車進了車站。跑進月臺。那無情的火車不肯等我。一刻半分已經開走了一丈多遠。我追上前去也跑不過他。恍惚看見頭等車裏有一個婦人伸出頭來。在車窗以外一頭亂髮被風吹得飛舞。便看不清他的面龐。不知是阿紅不是。再要追上去看。那車大模大樣的竟越走越遠。漸漸連那髮影也看不

見。我想那人若是阿紅。他必能看見我瘋狂一般的追趕。然而完了。完了。這不幸的阿紅被人硬逼着做淪落。逃妾別了我。不知去向。了只臉下遠遠地一縷烏煙由火車頭噴了出來。將我的魂膽勾去。又聽見斷斷續續好幾陣火車的呼聲。代表人世上的種種不平之鳴。救我也巴不得這樣放聲大哭。哭我那阿紅可憐的際遇。阿紅：祝你平安。我們再見罷。

本篇與本刊第二期之『倡門送嫁』及第九期之『嫁後』是有繼續性的。此後還有一『逃後』和『夫之訓練』等篇。



過去未來的寡婦

卓·呆·

無論何人沒有不希望自己的母親是個清淨無垢馬利亞似的尊貴女性的

馮若淵說道我的母親生了我第二年就病死我聽說伊年紀只有二十歲不是死得太早麼我又聽得說伊是很美麗的我就更覺得不堪的憶念母親了現在我看着

二十歲光景的姑娘們就要想像我母親的面影常常暗道我的母親也是在這樣少女的全盛時代死的麼母親是把我的事情再三囑咐了人靜靜的死去的我母親不是個很可憐的人麼……

但是我想道可憐的母親啊你的早死更把你成一個清淨美麗的

人了。我竟時常這麼想着我又想到倘使我父親早早死了母親還活着那是我做兒子的能夠沒有聽了不堪入耳之話也不能不裝做不聽得的境遇麼能夠不經驗那做兒子的不能不忍受屈辱的地位麼

某夜我因着我妻的說話生了興

味便問伊道：「那麼後來管賬先生和那寡婦就不知去向麼？現在還不曉得麼……」伊說：「曉得的二人好像在某城一同過活。」

最初我妻提起此話也是從我已死的母親的說話上引出來的。我們夫婦二人大家又像說笑話又像很真摯的爭着說我二人不知誰先死的好。這也是從我母親的說話上引出來的。其時我妻說：「你們家裏一代代都是女的先死的，所以我心裏時常有很怪的念頭。」

想着便想到恐怕我一定要比你先死也未可知。咧！心中很覺得這意思是不錯的。伊一說我心頭亂跳了。我平日暗暗想着的希望伊竟也是這麼意思麼？我留心看時伊竟流着淚咧！我便故意裝做很鎮靜，勉強笑着，要想打消伊的念頭。說道：「那裏能夠一定不能這麼說的？」伊又說：「但是我總覺得如此。」我嫁來的時候就有了這念頭了。我聽伊說完，一想，不好，索性和伊說說笑話罷。即道：「那是你先死了。」

從小兒一面想，在某意味內，或者反很好也。論不定倘使我先死了，要撫養小兒，不知你能不能有這力量咧！并且你也未必能夠一世守寡。這也不獨是從生活上說，就是從性的方面看亦然……伊道：「那我定能一世守寡。」這一件事是我做得到的。我就說這却很可敬。但是世上的事怎能盡如人願？我因着這種意味，反覺得母親的早死倒很快活咧！我父親若先死了，我母親能否一世守寡也是疑問。

啊。從性的問題看起來。我也難信。我母親是個全然不會有錯誤的人。即使外面守着寡婦的形式。實質上我總以為是辦不得的。就是守節兒子強要把母親過那不自然的生活。也很對不起母親啊。萬一母親與父親以外的異性接觸起來。不是兒子的恥辱麼。我是受不住的。我沒有寡居的母親。實在是幸事。我妻接着過如此說來。倒也不錯。記得我家鄉有一家。也是數一數二的人家。開酒作的。少奶

奶在二十歲時。少主人忽而死了。便變成寡婦。一來因為有一個男孩子。二來財產很寬裕。生活上沒有什麼不自由的。所以守着寡。不想再離。直到四十多歲。那兒子往北京求學去了。伊竟跟了作裏的管賬先生逃走。咧人却生得很漂亮。不多幾天。兒子也恰巧從校中畢業回來了。在學時代的兒子性情却很和順。他一回來便荒唐了。一天到晚。浸在嫖賭之中。負了不少的債……伊講了一段家鄉的

話。我點點頭。以為一定會如此的。不能不到這一條路上去。實在是。很自然的事。我又說。那是那管賬先生必定手段很高明。我妻說。不錯。那家中上一代還有公婆在堂。在平輩中。主人的兄弟再有幾對。夫妻人口很多。只有那寡婦是住在作裏的。據人家說起來。是早早與管賬先生有了關係了。於是老夫婦二人也畧為有些聽得。兒子又大了。等到兒子一娶媳婦。一生孫子。不是地

過去未來的寡婦

四

位就難了。麼那老夫妻倆倒是個明白人。非常寬大的……我妻說完我又說我別的不管。第一要替伊兒子表同情。所以……我妻又把說話回到原處說道。所以是我先死的好啊。我就對伊道。這倒不能說不過。叫小兒受恥辱。實在比什麼都苦。那男孩子尤其……但是我的心裏又暗暗想道。世上父親死了。靠着聰明美麗的母親立身的男子。都也有的。母親早死。受繼母酷待。再因着父親沒有權

威。一切由繼母作主。弄得兒子逃走。放浪貧乏。不能自立。也往往很多。但是我不願自己兒子也走到這步地位……又對伊說道。我今天就對你先說了罷。我們無論是誰先死。留着的。一人總不能忘掉。要把小兒來做本位的。像我。自己那麼的運命。獨有我小兒身上。決不願他嘗到。就是你死了。我也決不讓後妻虐待。小兒擎來。妨害小兒的前途的。我妻聽了。伊點點頭。我又說。所以我

若先死。意思也是一樣。斷不願叫小兒受恥辱……我妻笑道。你倒很好。會生孩子。不會生孩子。還不能曉得。咧生也沒有生出來。你就以為一定是男孩子麼。我說。自然我不喜歡女孩子。有了女孩子。也是父親的恥辱。無論如何。女子結局。總是男子的奴隸。我是從性的生活上。看着我因着把你為妻。我想到你的父兄。總覺很有些對不起他們。我雖從來沒有虐待過你。實在對着他們。心裏很抱歉。這你

不。明。白。麼。你。嫁。了。我。這。丈。夫。我。的。父。母。——自然已不在世上。倘使還活着。我想你恐怕也不會有我對你父兄那麼一種感觸的。伊說道你說的話什麼意思。我是聽不懂。這種學理的說話的。伊竟不把我的話熱心聽着。實在伊並不是爲了不懂。所以不聽。不過不願意聽罷了。

故。心。很。不。定。非。常。的。受。累。什。麼。也。做。不。成。什。麼。也。不。做。便。更。弄。得。憂。鬱。極。咧。我。就。說。這。是。不。錯。的。你。住。在。友。人。家。中。總。有。一。點。兒。顧。慮。的。啊。我。是。經。驗。過。的。所。以。很。明。白。你。與。其。如。此。何。不。在。什。麼。地。方。租。一。間。屋。子。舒。舒。服。服。的。住。着。豈。不。快。樂。呢。……我這幾句話是對着他現在的境遇說的小野道話。雖如此。不過那一家人家倒並不致使我顧慮。我也很淡然啊。我就答道。那是不錯的。你是個很拘束的人。

他們的待你也不能不留心着。於是結局弄得你就要顧慮了。小野點頭道。是的是。不。這。過。我。近。來。頭。腦。很。模。糊。不。知。是。什。麼。緣。故。照。這。樣。下。去。我。恐。怕。要。發。狂。咧。說。罷。他。笑。了。一。陣。我。妻。也。笑。着。我。就。說。你。的。哥。哥。也。有。些。這。種。性。質。麼。他。道。我。哥。哥。很。溫。順。與。我。全。然。不。同。我。現在忽然這麼想着。總覺得我有什麼遺傳的。或是發狂的素質也。論不定。因爲我母親在未生我的前一年。某夜伊在路上走着。不料

有一個很怪的男子在伊後面追趕這句話是在我幼時聽母親對人家講的母親說那時節真是再可怕也沒有了……好像是母親說再差一點就要被那人拖住幾乎受恥辱咧那時節我還是小孩子不能明白什麼意思我今天偶然想起便變成一種不快的聯想母親在那時節被那人拖住了受過恥辱沒有并且那男子不要有什麼精神病的素質我就是那時因着此人留在母親腹中的麼

小野說完我就叫道個也有趣得很我妻在旁有些不耐聽了小野又說這種事實也不能斷定沒有我家上代的祖先精神病的人一個也從未有過只有我一個人是頭腦這麼很怪的啊小野說時他總把自己的話很有趣的談着我就笑着說你的念頭倒也奇怪然而確很有趣你這麼一說却是覺得你與你哥哥不很相像我說到這裏很以為與方纔我夫婦二人的說話中在某點却關聯着於是

喚起我的興味來了我又說但是你也不用去信他小野道自然我不能深信此事……不過……他再要說出什麼話來時我妻已經不想聽這有趣的話到裏頭去了只剩我們二人咧我就先說道在你未來之前我正與我內人在此閒談也是談的女人的事……你此刻正要說下去怎麼不說了昵小野就說道是在嫂夫人面前我覺得難以啓口所以不說了這還是我二十歲時

候的事我在通州得了父親病篤的電報便連夜動身一到江邊那輪船要上午兩點鐘可以到江邊的客寓那時還只有三四家已經一齊都宿滿那種客寓本是六七個不相識的旅客同宿在一室的其時我中學纔畢業剛入專門學校實在真是個小孩子咧那客寓的主人儘力設法便把我送入一間小房間中不知什麼緣分這房中已先有一位四十歲光景的婦人在那裏——到了兩點鐘船

是來了那船很小竟容不下全體的下水客人我是爲着父親病篤纔回去的那裏能夠不乘這一只船呢然而竟沒搭到只得等候明天午前八點鐘的船了我回到家一看父親已經死去據叔父說恰是昨夜十二時半斷氣的我看父親的顏面時我實在可怕我說搭不到船却是很充足的理由不過我心裏懷着鬼胎啊——我把母親的話與其時我在客寓中遭遇的事件一對照實在覺得奇

怪咧你也總可以想像了
我說你倒有這麼很有趣的情話
後來那婦人怎樣呢小野道婦人
麼那是大家也沒說姓名又沒互
相打聽就此不遇了不過面貌還
時常可以想起現在也漸漸淡薄
咧還是十年前的事啊小野說完
我暗道是啊這也是一個機會



過去未來的寡婦

在。我。是。病。着。病。勢。有。增。無。減。一。天。
重。似。一。天。總。難。有。痊。愈。的。希。望。萬
一。我。……



喜馬拉

亞山之最

高探險

喜馬拉雅山愛佛萊斯特最高峯
探險團領袖白魯斯氏報告白人
二與土人一利用酸素已達人跡
從未到過之二萬七千二百尺高
處估計愛佛萊斯特峯高二萬九
千尺。

(偶拾)



女權同盟會

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生發起女權運動同盟
會列舉七項主張以爲運動之標的。

- (1) 全國教育機關一概爲女子開放。
- (2) 採用無限制的普通選舉女子與男子平等的享有憲法上人民應享的權利。

- (3) 私法上的夫妻關係親子關係乃至財產承繼權行爲等應依男女平等的原則加以修正。

- (4) 制定男女平等的婚姻法。

- (5) 刑法上加入『同意年齡』及『納妾者以重婚罪論』的規定。

- (6) 禁止公娼禁止買賣婢婦禁止婦女纏足。

- (7) 依『同工同酬』及『保護母育』的原則制定保護女工法。



過渡時代之犧

牲者

蔡受百

裏的各種科學是門外漢却也很心折越珊的

翁越珊的家庭是純粹舊式的他父親母親待他都很寬和他父親每天看看報同幾個老友下下棋間也到他錢舖裏去查查察察一天天的光陰就這樣過去了他母親除看看什麼天雨花粉粧樓以外亦沒有什麼事他幸虧還有個表妹吳倩穎做他唯一的伴侶所

以每天從學堂裏回來還不覺得怎樣岑寂倩穎爲人很沉靜什家裏請的一位老劉先生手底下念念書這幾年居然也能胡亂謔幾首悼花惜月的詩了越珊在學堂逢着什麼關於詞章的國文題目也許請教請教他表妹他很佩服倩穎的國學倩穎雖然對於學堂

學識年齡差不多的青年日久聚在一起這結果是不問可知的他們的父母也都很願意他們成一對百年之侶不過彼此年紀尙小這話還醞釀而未發罷了這年越珊有高郵某中學校裏畢業了據他父母的意思他已二十一歲了很可以出來當一個小學教員或者在錢店裏當個帳房先生由他父親的介紹弄個三四十

元○月○薪○的○事○情○做○做○倒○是○希○鬆○平○常○的○然○後○再○同○情○穎○完○了○婚○做○父○母○的○總○算○卸○了○責○了○但○越○珊○的○志○氣○很○大○他○說○像○我○們○這○種○人○家○又○不○愁○穿○又○不○愁○吃○何○必○纔○從○中○學○裏○畢○業○就○急○急○的○出○來○謀○事○做○呢○同○學○裏○家○境○清○寒○的○很○不○少○一○樣○在○大○學○裏○讀○書○將○來○戴○着○頂○平○天○冠○式○的○方○帽○子○就○稱○碩○士○學○士○了○多○榮○耀○呀○現○在○半○途○而○廢○豈○不○枉○自○讀○書○一○場○麼○他○父○親○對○於○現○在○的○學○制○本○來○不○甚○了○了○被○他○這○麼○

一○說○就○說○動○了○但○打○算○先○把○情○穎○娶○過○來○然○後○再○打○發○他○兒○子○出○去○讀○書○越○珊○忙○搖○手○道○現○在○世○上○那○一○個○不○說○早○婚○之○害○這○親○事○是○現○在○談○不○到○的○他○父○母○經○過○幾○度○的○商○摧○到○底○拗○他○不○過○決○計○讓○他○學○成○後○再○議○這○事○了○越○珊○是○個○很○漂○亮○的○青○年○雖○一○向○伏○處○僻○鄉○不○免○有○些○土○氣○但○他○在○南○京○考○進○一○個○男○女○同○學○的○大○學○後○不○上○三○個○月○便○全○身○煥○然○的○一○新○了○他○看○見○別○人○頭○髮○望○後○梳○的○

很○好○看○他○忙○把○頭○髮○養○長○了○亦○望○後○梳○着○他○看○見○別○人○沒○有○穿○尖○口○鞋○子○的○他○忙○買○雙○圓○口○的○緞○鞋○子○穿○着○真○所○謂○三○日○不○見○便○當○括○日○相○看○呢○這○是○在○上○海○南○京○路○各○學○校○裏○常○見○的○事○情○他○起○先○對○於○學○校○裏○的○什○麼○音○樂○研○究○會○啊○學○生○自○治○會○啊○不○常○露○臉○對○於○各○種○課○程○似○乎○亦○沒○有○什○麼○頭○緒○有○時○當○衆○演○說○幾○句○還○不○免○臉○上○紅○紅○的○說○不○出○話○來○但○不○上○幾○個○月○的○薰○陶○磨○練○他○就○膽○大○了○許○多○校○裏○的○

各種機關幾乎無不參與逢着自治會裏有什麼事開會討論他總有很好的主張發表他寫信回去說學校裏的規模非常宏大同學亦多俊逸之士氣象與高麗某中學校大不相同所以一切應酬費用亦畧微繁些每月至少要二十元以上的零用他父母倒贊他魄力大將來的成就也一定大的讀者却真誤會以爲他純是一個時下浮誇之士他却亦畧微有些文學的天才談吐亦很雋雅在女

同學面前個個瀟灑之中却略帶幾分靦腆的態度讀者聽着無論那一種人他若幸而俱有這幾種特色那他簡直是一個情場的驕兒他的一生決不會平平而過的霞瑛真可算是全校女同學裏的一顆明星了拍得一手好網球音樂和跳舞是他最擅長的學校裏無論開什麼會若沒有他到場就簡直覺得懨懨無生氣了他的……張嬌態一串珠喉不久就把越珊的心牢牢縛住越珊本來不歡喜

運動的現在常看見他擊着網拍在操場上拍球了他又曉得霞瑛的數學很有心得他就常時捧着本解析幾何問他這個那個霞瑛很歡喜同學請教他的（實在那一個學生不歡喜別人請教他呢）自然很詳盡的回答他他的手段真好一部分靠了書本的幫助不久就同霞瑛的交情遠非泛泛的了。這樣一月一月的過去他們倆的相愛很穩健的漸漸成熟起來

在放寒假的前一天他剛從校長室裏回過話出來忽見霞瑛緩緩的從對面走過來一見就笑着問他什麼事到校長那裏去可是書背不出被校長打手心了越珊笑道正是你昨天欠我一記手心我還沒打呢說好誰輸一個『改姆』誰給打一記你怎麼就跑了霞瑛道誰記得這些小事呢越珊笑道你被大考考昏了連昨天的事都忘記了說着兩個緩緩的在那將沉沒的斜陽底下沿着草地走

着越珊忽微微地嘆道日子過得真快啊怎麼一轉眼半年就過去了眼見得四天的斜陽就照不着我們一起談笑歡樂的雙影了以我們半年來的交情而論你總該給我一個紀念品安慰安慰我這寂寞的寒假將來寫信給你的時候對這紀念品看看就如同你當面談話了果然第二天臨別的時候他們在涕泗流連難分難解之中霞瑛送了。他。一。張。愛。情。上。的。保。證。單。——

一張玲瓏嬌小的照片照上霞瑛斜欹着身子倚在一株垂楊底下手裏擎個球拍像剛拍球的樣子還有兩個網球伏在他臨風飄拂的裙邊那一縷縷的秀髮被微颺掠着真當得起風鬟霧鬢四個字照片背後還小小寫着一行很秀媚的字乃越珊同學兄愛存妹霞瑛特贈越珊自然得意極了他們就在這很熱烈的感情之中分離了。這次回家越珊彷彿已換了一個

人。了。他。已。吸。着。了。一。些。都。會。的。文。明。空。氣。嘗。着。了。一。些。情。場。上。的。甜味。對。於。這。舊。式。的。家。庭。頓。覺。得。枯寂。無。聊。見。着。父。母。親。長。頓。覺。得。他們。言。語。無。味。情。穎。已。同。他。別。了。半年。了。相。見。之。下。自然。覺。得。無。限。快樂。不。免。瑣。瑣。的。問。問。他。這。樣。問。問。他。那。樣。以。爲。他。已。是。個。大。學。生。了。學。問。一。定。格。外。好。待。人。接。物。一。定。格。外。溫。文。有。禮。了。但。越。珊。的。學。問。祇。高。一。尺。越。珊。的。氣。焰。已。高。了一丈。了。他。剛。回。來。的。頭。幾。天。還。沒。有。

什。麼。極。端。的。表。示。這。天。情。穎。事。我。我。的。擊。他。半。年。來。的。窗。課。給。他。看。對。他。說。我。這。半。年。已。做。了。不。少。的。詩。詞。了。你。看。可。有。些。進。益。沒。有。他。竟。一。頁。也。沒。翻。開。說。這。種。陳。腐。東西。我。看。見。頭。都。痛。了。你。快。擊。遠。些。誰。耐。煩。看。這。些。你。世。界。上。的。大。事。一。點。不。曉。得。成。日。的。在。家。裏。東。塗。西。抹。有。什。麼。用。情。穎。起。先。很。詫。異。想。原。來。大。學。堂。裏。的。學。生。都。是。不。近。人。情。的。後。來。在。越。珊。的。一。本。洋。裝。書。裏。看。見。那。個。美。人。兒。的。照。片。

縹。緲。底。的。明。白。過。來。他。不。喜。歡。和。他。父。母。多。說。話。偶。然。說。話。話。裏。常。含。着。『不。以。爲。然』和『反。抗』的。成。分。一。次。他。一。個。朋。友。寄。來。一。封。信。他。父。親。先。拆。開。看。了。他。竟。當。他。父。親。面。說。這。私。拆。他。人。信。件。是。有。損。人。格。的。他。父。親。自。然。大。怒。但。因。爲。從。小。寬。容。他。慣。的。亦。沒。同。他。深。究。他。這。半。年。來。同。社。會。上。接。近。了。許。多。辦。事。才。能。增。長。了。許。多。但。一。方。面。把。他。一。個。融。洩。洩。的。家。庭。攪。亂。了。

他盼望這寒假的終結自然非常心切在開學的前三天他就趕到南京繞下車就見霞瑛得着他預先的通知在車站旁笑容可掬的揮着手帕迎他離別這事對於愛情有莫大的助力他們這時經過兩三月的離別彼此的熱度自然又增高了許多越珊被熱烈的感情衝動着差不多兩三分鐘說不出話來

疏遠一天除去金錢問題竟可說他與家裏沒有什麼別的關係了有時候暑假寒假竟不回去說校務很忙擔任的事情很多或竟提出更正大的問題說在什麼暑期學校裏補習沒空回家了南京的名勝之區像莫愁湖啊清涼山啊却時見他同霞瑛的足跡漸漸的他父母亦明白了曉得他在外面已受了重大的引誘已不是數年前挾着個書包從學堂裏回來叫聲爹爹媽媽有說有笑的兒子了

有時很想叫他回來不用讀書了但這時木已成舟怎麼阻止得住呢。倩穎的母親屢次勸他說你不用癡心了越珊這孩子變得這樣快我看他將來是沒出息的就是他能回心你嫁了這種人亦沒有什麼好結果的王家雖然是開藥舖的我看他兒子倒很誠懇也一樣。的知書識字家裏也很殷實比越珊好的多了倩穎雖然常時想到從前舊習之下殷殷問字的情形

但現在的越珊已不是從前的越珊了。情願又非他的正式未婚妻。自然沒有死守的道理。他嫁了後。越珊還寫信祝他善事良人。隱隱的說他這種人只配嫁給一個蠢奴呢。

小說裏的光陰是有話即長無話即短的。越珊現在已經過四年的學程。同霞瑛一起畢業了。他穿着西裝戴着玳瑁邊的圓眼鏡。操着半純粹的英語。簡單一句話說他已是二十世紀最時髦人物中的

一個了。他畢業的時候寫信回去說他已與一個女同學周霞瑛女士訂婚了。畢業後就打算在上海舉行婚禮。父親母親若高興可到上海來看看新婦。若沒有空不來亦罷。但無論如何請速匯一萬元的婚費來。他關於金錢的要求是不容他父母不准的。他父母雖然恨他荒唐。沒到上海去看看這新人。但亦沒有法子阻止這婚姻。越珊結婚已兩三月了。他漸漸覺得這時的環境同他未結婚以前

的預料太不相符了。他起先以爲將來同他夫人的共同生活是再快活沒有的。他自己謀一個七八百元月薪的事體。做做他夫人若高興亦可在學堂裏當一個女教員。每天公餘回來同他夫人談談說說。悶了一同到朋友家裏去盤桓盤桓。再不然坐着汽車兜兜風。在戲園裏看看戲。還不是一對人間仙侶麼。至於父母一層。按着現在的新潮流是可問可不問的。但他現在怎樣呢。外頭的位置並不

少海關鐵路局郵務局都可去考。洋行裏的寫字公司裏的翻譯員。交易所裏的司帳員都可由朋友介紹去做。但至多不過七八十元的月薪。不及他希望的十分之一。他以為甯可賦閑。這種事情做了。要失身分的。起先他終日陪着他夫人。在新婚的狂熱裏。還不覺怎樣。後來成日的厮混着。便覺婚後的況味。亦不過如此。他夫人用度的。很大。一隻金鋼鑽戒指。去了他三千元。一串珠項圈。去了他四千元。

其餘衣服車馬之費。自不必說。霞瑛還覺得他丈夫待他不周到。有錢。不早些拏出來。總要自己先開口。若沒有錢。就哭鬧着。譏笑他丈夫。沒有養活妻子的能力。越珊成日的聽見他夫人咕噥着要錢。起先不很舒服。後來答應得稍微不爽快些。便要受他夫人的冷嘲熱罵。他已在自立的時代。時時寫信回去。要錢。自己又覺得似乎難以爲情。他在這種進退維谷之下。覺得比什麼都難過。而且吃飯的時

候。飯還沒燒好。要衣裳。穿衣裳。不知放到那裏去了。有一次。竟在一件放在箱子裏的衣服裏。尋出一張十元的鈔票來。諸如此類。他在這新家庭裏。簡直沒過着一天的安靜日子。他覺得未嫁的霞瑛。何等活潑有趣。現在的霞瑛。怎麼大不相同了。他常時想着。若沒有這一次不幸的結合。今日何等快活呢。他父親開的一個錢鋪。因爲新換了一個經理。用人不當。又加着提

款太多不能支持。忽然倒了這年。的佃租收成。因爲水大。只有往年的四分之一。他兒子又左一封信。右一封信的向他。要錢。他老人家就在這極不得意的環境之下。蕭然與世長辭了。這個噩耗傳到的時候。越珊正在一個楊大律師的辦公室裏。商量離婚的手續。他一聽見這個消息。登時嚇昏了。忙撒下這邊的事情。趕到家裏。只見他母親方支持着憊懶的一息。眼睜睜的等他回來。他踉蹌着跑近床。

前只聽見他母親叫了一聲兒呀。就死了過去。以後憑他千呼萬喚。他母親再不答應他。了他在這奇痛刺心的時候。忽然生出一種新感覺。是他一生從未遇着過的。他陡然抱着他母親哭喊道。我竟犯了這彌天的罪惡。這叫我怎麼做人呢。叫我怎麼做人呢。這天早上。倩穎抱着他一個新生的兒子。同他丈夫一起到一個瘋人院裏去看。越珊還沒見面。就聽見他狂喊着。怎麼做人呢。怎麼做。

人呢。倩穎止不住哭了。著者道。在這新舊抵觸的時代。不知多少青年。蹈着越珊的覆轍呢。不過越珊竟至發狂。他的犧牲格外明顯一點罷了。倩穎倩穎。你還哭不了這許多呢。



英國之海上商品陳列所

(偶拾)

英國爲擴張其世界商場起見。前經決定舉行所謂『浮海展覽』。以一大商船爲會場。環游世界各處。陳列英國各種出品。供世人之觀覽。現在計畫大致就緒。

『浮海展覽』所用之船。爲現有之汽船沃龍丹斯號。載重九千零二十三噸。馬力一萬匹。現在英倫之鐵爾波雷船塢中從事改建。造成後將改定新名爲『不列顛商人』。

『不列顛商人』不久將從倫敦出發。開始其環繞世界一周之游行。首由馬台拉 Madeira 及佛特士角羣島 The Cape Verde Is. 而至南美各埠。從阿根廷首都般奴司哀里史經脫里司丹台鏗哈島 Tristan da Cunha (在大西洋中) 而至非洲。由非洲至澳洲。在南洋羣島巡行後。乃至日本。香港。新加坡。檳榔嶼。仰光。加爾喀答。馬德拉斯。錫蘭。及孟買。歸途則經亞力桑特里亞。麥爾太。哀爾奇里司。及直布羅陀海峽。全部行程須歷時九月餘。

船上以三艙爲陳列所。英國製造界代表偕同游行。計有三百人。船中並闢一新戲廳。映演英國工藝影片。又有音樂室。酒店。辦事間。銀行。譯員公事房。及大膳室二。展覽船沿途經過商埠四十。每到一埠。即開放全船。任人觀覽。每日以若干小時專招待當地商人。此外則當地公衆隨時可以上船游覽。



一星期之樂事

(西·拾·過·客·)

閒居無事，偶翻小說，見本刊第二十號有吟秋君之「一星期之恨事」一篇，信手拈來，語多雋永，頗足令人玩味，不揣鄙陋，勉效其體，得樂事數則，聊博閱者一笑，未識

星期談話會

交易所現形記



交易所現形記 (廿三)

老主顧記

第十三回 楊醫生迎娶唐小姐 陶老六討厭尤四娘

話說鮑立三勞志岡白新可鄒璧奇四人在一蘋香三號裏把草章細細斟酌擬定了六章共有六十四條新可道大概是差不多了有幾處總要留些餘地以備將來伸縮立三道理事的權限我以為太空鬆了也須改得切實些免得將來處處掣肘不容易辦事志岡道新可你改一下子罷新可道如今才發起誰是理事誰是股東還沒知道何必爭這樣限呢立三道既然誰也不知誰是理事落得乘這時候預留地步何等輕而易舉待到舉出了理事再爭權限却已為章程束縛沒得法想了志岡道是啊依我的旨意委直把理事權限定得很大好得這輩

吟秋見之得毋畫虎之誚乎。

月曜 暑氣鬱蒸杜門習靜焚香
讀書聊以自遣不速客來破扉而
入蓋余十年前老友某君也舊雨
重逢其樂曷極於是烹泉瀹茗互
敘別懷渠新自美邦遊學歸學成
致用良堪佩仰渠又爲余述海外
瑣聞滔滔不絕逸趣橫生彷彿身
遊其地誠快事也他日有暇當稍
費筆墨以餉閱者

發起人誰也。懂得不得。交易所是怎樣的。底細老實說一句。除了我們四
人。誰能組織得起。將來被選爲理事一節。自不容操心的。璧奇哥。你以
爲如何。說到這裏。帶笑伸手在璧奇背上輕輕拍了一下。璧奇却不做
聲。微微笑了一笑。新可肚裏暗暗抱怨。志岡說話不該太直爽。璧奇是
很有城府的人。什麼事在他面前。總要留神。而今志岡把胸中渣滓一
瀉而出。不知璧奇又怎樣的起疑了。新可想到這裏。忙開口道。我以爲
理事的權限。還是輕一些的好。若是你們不贊成。好得這是草稿。待到
開發起人會時。可以修改。議決了。才算得草章。將來開創立會時。還要
逐條討論。議決修改的機會。多得很。咧。將來舉出來的理事。要是並非
我們那麼把大權送給他。太不值得。就算打定了如意算盤。舉出來的
理事。我們幾個人。一個也不落選。那麼如今訂立草章。規定了很大的
權限。人家豈有不知。是我們要故意作弊。所以我主張草章所規定的。

火曜。夕陽乍斂。晚風送涼。緩步
街頭。見一冷攤。舊貨羅列。殘器雜
陳。予見小石印一方。審視之。係無
怒二字。石邊有三橋二字。索價一
角。余即應之。夫三橋係篆刻名手。
無怒爲養身至言。二美兼并。彌覺
可珍。今爲余有。甯非得意事乎。
水曜。柴扉半掩。俗客不來。剖瓜
切藕。如嚼冰雪。午後一榻橫陳。陶
然入夢。忽抵一境。茅舍數椽。屋後
皆竹。風吹綠筠。瑟瑟有聲。三面臨
池。藻芙萬柄。玉立亭亭。清香繞屋。

處處要合法公平。才能一舉打到人家心裏。把人家折服得沒口開。否
則休說招股不易。就是招股容易。便格外的要教人爭奪。理事一職。論
起理事一職。是交易所最重要的。那有不爭之理。不過權限小一些。也
許大家爭奪的心。可以淡一些呢。璧奇聽到這裏。才露出笑容。道。這才
對了我的意見。也是如此。就是四老板的意見。也是如此。如今草章
已擬定。明天再把股額分配。一分配發起人該得多少。贊成人該得多
少。公募股該要多少。其餘優先股保留股。酬應股也。一古腦兒算一算。
該要多少。開出一張清單。一方面可以召集發起人。會了。不過如今三
十個發起人。究竟來了幾個。共有多少。我想葉古香呂書城都是很有
面子的。紳商非得拉他們進來才好。新可道這兩人不難的古香可
以託陶伯南陶先生去商量。諒來沒有不答應的。志岡道。你不要捏穩
瓶。我聽說葉古香自己也在那裏發起交易所呢。新可道。是的。這話我

而不去也。余居其中，炎氣頓消，苑入清涼世界。正欲蕩小舟采蓮蓬，忽聞砉然有聲，出自身後者，急回首睜眼視，乃阿兄剖瓜聲也。不禁啞然大笑。

木曜 微雨初收，暮煙四起，執釣竿至南園，小橋流水，迴絕塵氛，見遊魚往來，歷歷可數，頗有莊子濮上之想。乃以竿垂釣，未幾已得數尾，歸以佐餐，亦一樂也。

也聽得不過我所知道是難糧幫在那裏發起交易所想擱葉古香做大旗與我們揭陶先生的大旗一般不過捷足先得我們總要先下手爲強明天你就到淺田株式會社去走一遭請陶先生速速進行才好璧奇道志岡最好你明天一早就去罷志岡道早去不行的他總要在十一點鐘才到寫字間璧奇道他是買辦怎的到得這樣遲既然如此買辦間事情誰作主呢志岡道他大兒子念劬是常川在那裏代老子做事情的六官也在那裏還有兩個娃兒也在裏面做跑樓所以他却很托膽的新可道六官是不能算做事情的也要相近十一點鐘才到待老子一走他也像鳥放了籠門一般出去頑了璧奇道這個不去管他既然有念劬在那裏你何妨先去託了他到十一二點鐘再去與陶親自說一說格外得力了志岡道這也很好明天我就一早去先與念劬接洽便了那麼呂書城那裏怎麼呢新可道他那裏再容易也沒有

金。隱。余。家。鄰。古。寺。寺。僧。棲。谷。上。
人。善。古。琴。風。雅。自。好。故。余。樂。與。之。
遊。清。晨。步。往。佛。室。清。幽。梵。音。古。越。
上。人。爲。余。奏。漁。樵。問。答。一。曲。高。山。
流。水。悠。揚。緩。急。雖。非。知。音。亦。嘗。神。
往。世。態。炎。涼。竟。澹。然。忘。之。矣。

土。曜。皓。月。當。空。微。風。適。體。納。涼。
近。郊。聽。野。老。講。前。朝。軼。聞。故。國。遺。
事。興。會。淋。漓。殊。增。見。聞。直。至。稚。子。
催。歸。猶。遲。不。欲。去。真。有。樂。不。思。歸。
之。概。也。

了。我。去。一。說。便。允。的。璧。奇。搔。了。一。搔。頭。道。吓。是。了。他。是。你。的。表。姑。丈。咧。
這。個。自。然。容。易。的。立。三。道。我。可。以。介。紹。一。個。人。不。知。你。們。贊。成。不。贊。成。
他。也。是。商。界。有。名。人。物。就。是。洪。君。虛。璧。奇。道。可。是。開。一。大。錢。莊。的。麼。立。
三。道。不。錯。志。岡。道。那。是。當。然。歡。迎。我。們。一。輩。發。起。人。無。論。如。何。總。要。比。
別。人。家。要。齊。整。一。些。呢。閑。話。少。說。立。三。你。明。天。不。要。忘。却。託。邵。星。北。找。
一。個。辦。筆。墨。的。人。來。今。天。不。早。了。大。家。回。家。罷。立。三。在。袋。裏。掏。出。一。隻。
金。表。瞧。了。一。瞧。道。呀。三。點。半。了。可。以。走。了。說。着。大。家。穿。了。長。衣。各。自。回。
去。不。提。有。話。便。長。無。話。便。短。轉。瞬。過。了。兩。天。那。天。早。晨。九。點。半。鐘。支。那。
交。易。所。理。事。室。外。面。的。會。客。室。裏。來。了。一。個。少。年。穿。一。件。青。灰。嗶。嘰。單。
長。衫。器。宇。軒。昂。英。俊。不。凡。志。岡。出。來。招。待。少。年。站。起。來。大。方。方。鞠。一。個。
躬。道。先。生。可。是。勞。志。岡。先。生。麼。志。岡。含。笑。點。頭。道。是。的。先。生。可。是。蕭。步。
丹。麼。少。年。便。也。點。首。隨。手。在。袋。裏。掏。出。一。封。信。遞。與。志。岡。志。岡。拆。開。一。

日。曬。拈。毫。破。寂。成。此。小。品。非。敢。比。美。他。人。亦。聊。當。消。夏。之。記。耳。

婦女髮髻觀 西泠過客

近。今。婦。女。中。有。提。倡。剪。髮。者。一。時。恐。難。實。行。且。亦。有。反。對。者。其。意。不。外。髮。髻。與。容。貌。裝。飾。美。感。等。互。有。關。係。然。種。類。頗。多。何。種。髮。宜。於。何。種。人。彷彿。各。成。一。派。始。爲。相。稱。故。見。髻。之。形。式。即。可。測。度。其。人。之。等。第。也。諺。云。蘇。州。頭。揚。州。脚。足。證。髮。

聽。原。來。是。邵。星。北。寫。的。介。紹。書。大。畧。說。承。鮑。立。三。君。面。囑。代。爲。物。色。人。材。茲。有。敝。友。蕭。君。步。丹。年。少。老。成。誠。實。可。靠。經。驗。學。識。均。甚。優。良。書。算。法。律。以。及。各。項。事。務。都。能。通。曉。茲。特。囑。其。趨。前。聆。教。乞。賜。接。洽。倘。荷。裁。植。感。同。身。受。云。云。志。岡。聽。畢。道。蕭。先。生。從。前。得。意。在。那。裏。步。丹。道。政。界。學。界。商。界。多。去。混。過。毫。無。學。識。經。驗。要。請。指。教。志。岡。道。那。裏。那。裏。今。年。貴。庚。多。少。府。上。那。裏。步。丹。道。今。年。虛。度。廿。二。住。在。呂。班。路。志。岡。道。那。是。很。遠。的。步。丹。道。好。得。電。車。很。多。也。可。以。坐。得。却。還。不。覺。得。怎。遠。志。岡。道。星。北。兄。大。概。給。你。先。生。談。過。一。些。麼。這。裏。有。一。輩。自。己。要。好。朋。友。想。組。織。一。個。公。司。如。今。對。外。還。沒。有。發。表。大。概。遲。則。一。月。早。則。兩。星。期。也。許。可。以。宣。布。了。只。爲。少。一。位。幫。手。所。以。託。星。北。兄。物。色。人。才。你。蕭。先。生。來。是。好。極。了。不。過。有。屈。些。罷。了。在。籌。備。時。間。總。得。辛。苦。一。些。將。來。開。幕。以。後。先。生。是。開。國。元。勳。我。輩。尤。其。要。感。謝。的。步。丹。道。兄。弟。是。年。輕。學。淺。懂。

髻之於蘇州。最爲講究。近漸風行

滬地。茲就最流行者。畧舉於左。

風涼髻。原取風涼之意。輕飄寫

意。在夏日用以代正頭者。惟近今

舊家庭之中年婦女。每多梳之。四

季通行也。

長心髻。取夫婦長心之意。現今

梳者漸少。惟舊式家庭中之年長

者。尙有所見耳。

辮子髻。此髻甚爲簡便。即以辮

子圈成。大多行於學校之中。少年

婦女。亦咸梳之。

不得什麼。要請各位隨時指教。大概粗知大略的事情。也許可以做得。不至於貽誤的。志岡道你先生太客氣了。以後一定要仰仗大才的。星。北兄我們最是佩服的。我們本也想請他來幫忙。誰知被半夜交易所。捷足了一步。竟被他們搶了個先去。很是可惜。如今你先生來也是一。樣的。了你請坐一會兒。我去請一位姓白的。給你介紹一下。說着進去。領了白新可出來。正待介紹。誰知新可笑。着嘆道。我們見過的好似在。星北兄家裏見過兩次了。志岡也笑道。那是不容介紹的了。步丹忙又。站起。鞠了一躬。道。新可先生是認識的。於是三人又隨便談了一陣。步。丹告辭。新可道。你如今別處沒事麼。步丹道。現在南京有一個事情。不。過是政界裏的職司。既然這裏有事。自該效勞。不知可要每天到那裏。辦事麼。志岡道。那麼請你每夜七八點鐘。一蘋香三號來罷。那裏我們。的辦事機關。再過幾天。租定了屋子。就要設立籌辦處的。步丹道。那麼。

絞絲髻 形似絞絲有長圓兩種

所梳者均中等以下之人

套網髻 此髻最爲省時須用網

套初梳者學生居多現爲學校中

女教員及教會講道者梳之

螺髻 形如螺螄光滑盤旋少

婦婢妾等梳之居多

穿心髻 爲海上最流行之新式

髻費時頗多形似道士錦故又稱

道錦髻惟此髻梳者均屬花界及

梳頭娘姨等

愛絲髻 取形似s之意此髻既

失陪了。晚上一准到一。蘋香便了。說着告辭而出。回到呂班路家裏。忽然想起。今天是三月十六。可是楊心田結婚。該去道賀。便換了一身綢緞衣服。到了一。蘋香。見已賓客盈庭。喜氣溢宇。楊心田穿着一身玄色直貢呢的大禮服。英俊露爽。甚是倜儻。見步丹進來。忙趨前迎接。道勞駕。步丹道了喜。就另有一位招待員陪去吃茶。點一通姓名。知是沈伯英。說得很爲投機。伯英便告訴步丹。自己與楊心田是要好朋友。與坤宅也有些友誼。如今的新婦唐小姐。就是拙荆的同學。唐小姐的父親潤孫。也可說是忘年之交。不過我總呼他做老伯。他很謙虛。總稱我做伯英兄。呢。步丹聽了。也把自己與楊心田認識的原因告訴伯英。原來步丹有一個姓張的要好同學。有一次到北京去的時候。他的未婚妻忽然之間發了猩紅熱。急得卅位姓張的像熱石頭上螞蟻一般。那未婚妻家裏只有一個老母。既沒叔伯。也沒兄弟親戚。也很少父親。

省時又美觀所梳者爲最風流之
女學生及新婦女等
雙心髻 取夫婦同心之意舊式
家庭之年輕者多梳之
假髻 年老髮禿用以代眞髻者
居多



也在北京做事除了姓張的常去走動走動照應照應以外上門的人
委實很少如今又發生了猩紅熱弄得那老張也得差人
去找姓張的未婚婿來商量怎生計較誰知那位姓張的也因父親在
北京有重病特地打電報來命他趕速動身在名義上自然是父親要
緊只得丟下未婚妻動身可是又真心丟不下這邊因此就找步丹
託他照應步丹爲人最是忠實人家託他什麼事他總道道地地做的
既然接了這個千金重擔下來自然赤心忠良的做事瞧瞧病人症候
很重一時急不暇擇便把他送到一家私家醫院裏去貪他路途近便
房間清潔那醫院裏的主任就是楊心田起初楊心田還以爲這病人
是步丹的未婚妻因爲他每天總要來兩三次探視跑進病房總是先
把熱度升降表檢視升一度總現出非常憂慮的態度降一度便很喜
歡最重的幾天醫生勸他不要多來以免傳染可是他總不肯反而來



惜露庵筭

記

(惜露)

哈同與其妻迦陵夫人。生日爲中國夏歷七夕。迦華籍而哈爲歐產。哈又信佛。擁多金。今年哈在杭州西湖稱觴。一時以文字壽哈同者。綦夥。杭縣沈鵬如先生(銘)祝以一聯云。『雙星不碍銀河隔。』十笏真教金地鋪。『渾括箇鍊。運典尤巧不可階。或云此聯出吳江名士龐君手筆。因之傳誦一時云。

的次數加多。這才被。人疑心。是他的未婚妻了。否則也與病人。總有極密切的關係。誰知步丹與病人。還是初次相見。只因姓張的是要好朋友。臨行受着重託。萬一病人危險。却是非常鄭重。所以很爲關切。後來楊心田知道了底細。也很契重步丹。也竭盡平生本領。與這病人醫治。不上一月。便慢慢的痊愈了。又在院中調養了一個多月。才出醫院。病人與姓張的。自是感激不盡。那楊心田。便與步丹。成爲好友。就是唐小姐與步丹。也因心田的關係。成爲朋友。所以乾坤兩宅。也都認識的。這些都是做書的補筆。當時步丹與伯英所談的。並沒如此詳細。步丹只把這事約畧說了一遍。伯英道。那是巧極了。你我從此。可以做一個朋友了。不過兄弟仰攀一些。不知老兄意下如何。步丹道。既承不棄。感激非常。兩人謙虛了一陣。伯英因又來了一位客人。出去招待。便叫步丹寬坐。一會忽忽的走了出來。

(未完)

鎮塔迦探案

(三) 罪與產

吳陵天生恨

第三章 案情之推測

瑞林歇鎮塔迦和媽羅帖痕回到棟澄街二十號寓所的二層樓上。定一定神。侍者咨畢勞遞上兩支雪茄烟。一支給鎮塔迦。一支給帖痕。這時帖痕忽笑着道。鎮塔迦。今天這齣戲。忽然要我們去客串。奇異極了。我們在哀汀堡。不過理了一兩件尋常案子。寓在這裏。還沒多時。那個偵探長。倒曉得我們的寓址了。那偵探長威列波。倒很虛心。下氣一些。沒有驕矜的氣習呢。鎮塔迦吐了一口煙。道。你沒看見前天的晚報嗎。那報上明明載着。我的寓址。說我是個『私家大偵探』。可笑得

社會百問題

一百度下書所見 鴉夷

這幾天氣候陡然炎暑起來。就蘇州城裏各家華氏寒暑表多數折衷起來。在正午的時候。足足有一百度左右。橋頭巷口幾個神行太保。做西瓜賣買的。嘻開了血盆大口。從心窩裏發出快活來。把滿身毛孔裏的汗珠。當作商標。表示出

很帖痕道。委實呢。你的偵探學很高。本當得起個『私家大偵探』的頭銜。不過這一種奇幻的血案。我們才破題兒第一。遭遇見咧。鎮塔迦道。是呀。這案子很有些棘手。我們既承威列波的盛意。不恥下問。總得細細的研究。把案子破了。才好帖痕道。這話不錯。你究竟可有點頭緒麼。鎮塔迦道。頭緒却也不能說沒頭緒。不過遠料不定。兇手是誰。大約再有兩天的調查工夫。就得了。帖痕道。時正把那支

茄送到嘴裏。忽的又拿下來。驚訝着道。怎麼說這案子。你竟得着要領麼。鎮塔迦道。這個還不敢自信。不過是我假定的理想罷了。帖痕。你可有什麼見解。沒有帖痕道。我那裏有什麼見解。這件案子。委實沒頭沒腦。令人無從說起。我倒要請教高見。鎮塔迦把殘煙丟在火爐裏。伸着兩手。向火慢慢地道。帖痕。你瞧那斐挪克白頓被害。究竟還是出於仇殺。還是家庭謀害。你且把這個界限劃清了。然後再研

天氣如此炎熱。非得買幾個去消暑解渴不可。所以每擔的價值。從一塊錢。突升到二塊半錢。打片零賣的小攤上。平常時候蒼蠅很多。如今却有些站腳不住。剛想稍受甘味。早又給人賣去了。說起蒼蠅來。在初夏的時候。城裏許多善知識者。竭力的鼓吹捕蠅。青年會便特立收容所。童子軍游行運動。頓時把蘇州城裏許多樂天安命的人們。提起了注意。警察所也狠時髦。援照南京的成例。接

究誰是兇手豈不是很簡捷的方
法麼帖痕道是啊這是根本解決
的問題明白了這一層才容易着
手探案鎮塔迦道你此時也知道
注意這層麼可就好極了你的偵
探學也就進步得多了帖痕我想
那斐挪克如果爲仇人方面所殺
那斐挪克的爲人一定不善所以
才招了一方的怨出於暗殺然而
在我的理想中決不會走上這條
路的因爲那斐挪克的爲人我雖
沒有和他接近過但是看他的面
貌和他臥室中的一切佈置就知
道這人是個深居簡出溫文和羈
的男子斷沒有仇視他的人然而
這是我的推測所以要下個調查
工夫來證實也才能深信不疑帖
痕道那麼照你的推測似乎已偏
於家庭謀害了鎮塔迦道不錯這
個我雖不敢判定却有些兒令人
可疑親愛的帖痕我這話你可駭
怪麼其實我已得了不少的證據
可以證實我的理想不過還有幾
層疑惑的地方非費長時間的偵

收青年會的捕蠅事宜只是一方
面如此嫉惡如仇一方面却在那
裏培養蒼蠅使他繁殖最大的製
造廠要推城裏的河道有些地方
水的顏色已變成了青黑浮在水
面的東西逐漸的溶化便合成一
種蒼蠅的養料水氣薰蒸在岸上
經過的幾乎要嘔出來但是從來
沒有人想過方法來並且夕陽西
下晚風徐來兩岸赤着雙膝坐着
矮橈在那裏儘量的呼吸呢
還有蒼蠅的公育局便在小巷的

探。不。可。帖。痕。道。你。竟。得。了。不。少。的。鈕。子。……這話還沒說完。鎮塔迦證據麼。鎮塔迦不妨說給我聽聽。破破我的疑團。鎮塔迦道我自己相信的證據就是那柄兇刀和你所說的那個無關係的鈕子。帖痕我知道你又要駭怪。詫爲無稽了。帖痕道你說那柄兇刀很有研究的價值。我真有些不敢附和。照我的看來。委實等於你說的那個無關緊要的鎗彈一樣。同是此案兇器的了。鎗彈既沒甚大緊要。那柄兇刀又有什麼研究的價值呢。至於那個鈕子……這話還沒說完。鎮塔迦忽的呵呵的笑起來。這一笑却把帖痕以下的話翦住了。因爲鎮塔迦平時狠鎮靜。無端不笑。今天忽笑了。帖痕自知必係自己失言所致。忙道鎮塔迦你笑我怎的。鎮塔迦道你這人似乎近於鹵莽。不明理由。便貿然批駁人的。不是試問那個鎗彈有什麼大緊要。那屍體的腹部既有彈穴。當然是鎗傷的了。難道不發現彈子。便不能說他是鎗傷麼。這又是你近於愚拙。

口頭。因着警跡所不到。所以西瓜皮垃圾。大家爭先恐後的堆起來。有許多富有抗毒素的人們。便在巷口離堆不到一丈的地方。吃風涼酒呢。便溺和淨桶的臭味。和河水黏成一片。幾乎把蘇州城完全罩住。恐怕全城的香料化粧品。的香味。不及臭味的一半呢。除掉西瓜。還有幾種消夏的飲品。一種是冰其林。很有不平等的階級。那些廣東館和特設的冷食肆。大概都是時流去飲食的。價值每

的地方。不曾加以詳細觀察。所以。曾細驗尸體。麼。帖痕道。細驗過了。我所說的兩樣證據。你都不能贊。鎮塔迦道。你注意他的衣服和唇。同這也無怪於你。帖痕白瞪着兩。色。不曾帖痕道。這倒沒有十分注。意。鎮塔迦笑道。虧你還是個偵探。眼半晌說不出話來。鎮塔迦又笑。這兩層是劃分仇殺和家庭謀害。道。親愛的帖痕。你別着急。我老實。最緊要的關鍵。你都不曾注意。真。告訴你罷。你把那柄兇刀。拿出來。大意極了。帖痕道。你說的話。益發。我說給你聽。帖痕果把那柄兇刀。令我莫名其妙了。鎮塔迦道。是的。拿出來。鎮塔迦接在手裏。瞧了好。我也相信我說的話。太奇突。令你。久。囁着道。好很毒的惡魔。好很毒。不。憶。但。往。後。更。要。令。你。莫。名。其。妙。的惡魔說了這兩句話。那面上兀。呢。其實這兩層是顯而易見。很容。自露出憤怒的氣色。接着又把兇。易。看。出。破。綻。的。請。問。你。那。柄。兇。刀。刀。置在一旁。柔聲說道。帖痕。你可。

客一兩角。最普通的便是浮灘立。飲一杯。給錢三十。覺得也狠涼快。了。元都觀裏有一處。冒了梁任公。飲冰室的招牌。却也貼切新鮮。只。是浪得虛名。總不能清清潔潔顯。出新滋味來。一種是荷蘭水。裝着。瓶的。自然很可靠的。還有裝在一。個小葫蘆裏。只有兒童們愛買。因。爲紅的黃的。狠是好玩。喝完了水。還可以做遊火蟲燈呢。洋鐵桶裏。的材料。和小葫蘆裏是一邱之貉。但是比較的主顧多一點。其餘像

既刺入胸部有三寸多深。怎麼那白襪衣上沒有甚麼大血跡呢？這是第一層令人疑惑的。所在帖痕忽的歡呼道：「是呀！我當時也會疑惑到此，但終悟不出真道理來。可否一併見告？」鎮塔迦道：「這問題且撇過去，再問你那斐挪克嘴唇上可曾看出什麼疑跡？」摩帖痕道：「這倒也沒有留意。」鎮塔迦道：「好大意啊！你且閉着你的眼睛，仔細想想那斐挪克的兩片嘴唇上，可不是有點發紫麼？」帖痕聽了，不禁直蹙

起來道：「不錯，不錯，你這句話可把我提醒了。」親愛的鎮塔迦，你真當得起精細二字的讚語。」鎮塔迦道：「坐下，你明白這層就知道距仇殺是愈趨愈遠，距家庭謀害是愈趨愈接近了。」帖痕坐下道：「那麼照你的見解，那斐挪克倒好像不是鎗傷，也不是刀傷……」鎮塔迦道：「是啊！鄙見正是如此，不是鎗傷，也不是刀傷，第一步却是受毒。」我且給你個證據，說着把那柄兇刀握在手裏，指示他道：「你瞧這上面的血

某豆湯涼粉，是老資格的消夏飲品，沒有什麼可說。

儲大一個都會，日間却没有電扇的裝置，所以風扇觸處皆是。振興公司狠想在日間開電，供給人家應用電扇，但是因着有日本股分，大家一致拒絕他，耐着炎熱，憑着愛國心，和他反抗，可算得有堅忍的能力了。幾家大商店，不捨得雇用拉風扇的勞工，單命着學徒斷斷續續的拉着，有幾個狠有美育觀念的，見着主顧是女子，使用力

跡。是不是發紫。那白襯衣上沒有。甚大血跡。分明是斐挪克已死。血管已停。然後才把兇刀刺入。自然沒有多血。流出了帖痕。道不錯。我委實佩服你的卓見。鎮塔迦接着說道。斐挪克怎樣死法。我的推測似乎已距離事實不遠。然而這兇手是誰。我此刻尚在考慮之中。不能明白帖痕道。那麼照你的推測。那斐挪克夫人倒有些可疑了。這當兒忽聽得電話琅琅作響。鎮塔迦道。這多分是威列波來的電話。帖痕煩你去接罷。帖痕不息慢忙起身去接。只聽電話裏說道。我是威列波。你是鎮塔迦先生麼。帖痕道。不是我。是帖痕。威列波道。帖痕先生煩你轉告鎮塔迦。那孟爾德醫士已經驗明。說是兩點鐘時身死的。並且還有一句怪絕的話。說斐挪克是先受毒身死。真是奇之又奇。帖痕道。哦。斐挪克是先受毒身死的麼。威列波道。一些兒不錯。是孟爾德醫士驗明的。帖痕先生我因有旁的要公。不能越候了。帖

的拉起來。他也不顧自己的汗流了。有一家洋貨莊夥友不許赤膊。有人說。這是苛政。在店主東應該體諒他們。另外加給些夏衣的洗濯費纔是。這一項便使許多節儉的店主東大大不滿。所以一條觀前街。只有他一家有這樣強制的文明。但是要描寫人體的天然美。倒可以左顧右盼。向幾家櫃檯裏觀察一回呢。

代步的簾轎漸漸有了起色。自從城裏通行人力車。簾轎的生涯。

痕搖了回鈴大啤着道親愛的鎮
塔迦你很有見地斐挪克是兩點
鐘時身死的是先受毒身死的鎮
塔迦道是醫士驗明的麼帖痕道
一點不錯是孟爾德醫士驗明的
鎮塔迦道這原在我的意料之中
如此說來那刀上的血跡倒省了
我一番手續用不着化驗了帖痕
你說那斐挪克夫人可疑恐怕是
誤會了罷帖痕道怎麼說我這話
是根據你的見解因而推測到的
鎮塔迦你也須仔細想想斐挪克

夫人不是自己說斐挪克會和他
姊姊在一起喝酒的麼多分是喝
酒時受了毒也未可知呢鎮塔迦
遲疑着道你這話似也近乎情理
但我總相信那斐挪克夫人沒有
執刀和開鎗的勇力非費長時間
的偵探不可就使疑到斐挪克夫
人身上也須偵出證據方可下斷
或者夫人有了外遇也是料不定
的帖痕道道話也不錯但你自信
不疑到斐挪克夫人身上定也有
個證據何妨一併告訴我呢鎮塔

便大大減色有幾位鄉紳富翁公
子姨太太從前都是一肩小轎平
不穩穩的來去在遠處寬闊的地
方望去好似鷹一般的飛去只是
坐在中間狠覺沈悶如今換了包
車宛同坐了山兜遊山四面沒有
遮蔽儘量的遊目騁懷就是自身
的顯煥也可以表示出來引起路
畔的美慕來但來到了夏天驕陽
之下雖是包車也有布簷畢竟沒
有轎子的舒服那些往來的人們
也有許多改坐了轎轎因為忽忽

迦道證據嗎。却也有。一個帖痕道。寄了。你搜集的證據。怎麼。竟如是之多呢。鎮塔迦道。不敢。我說不疑。斐挪克夫人。就是根據。那個鈕子。帖痕道。這却。怎麼說。鎮塔迦道。這也沒有什麼。奇秘的見解。因為那鈕子。確是斐挪克先生。大衣上的。那鈕子上。還牽着許多布縷。因此。我料定。斐挪克。喝醉歸來。迷却。本性。受了毒害。再由樓上。遷到花園。旁邊。忽迫之間。那鈕子。却纏在一。根釘子上。硬揪下來。所以才牽着。

許多布縷。然而這層。愚見。還不敢。自信。非得再。鄭重偵探。一回才行。帖痕說。那麼。我這個建議。又被你。駁翻了。照你說。那斐挪克。被害的。時候。斐挪克夫人。真個。還在他姊姊家裏。那威林姆夫人。倒有些。慙。直是奇妙。不可思議。了。這時。電燈。已經。雪亮。咨畢。勞送進一份。回電。和一份。當天的晚報。鎮塔迦。看着回電。不由。直躍起來。道。奇了。奇了。帖痕。見他。突然。驚怪。曉得。又發現了。什麼。出人意外的事。跟着。

忙忙的辦些事情。買些東西。坐着車兒。狠覺。累墜悶熱呢。所以這幾。天。那些神行太保。酒也多喝幾杯了。

沒有遊戲場。沒有夜花園。青年男女。減少了許多。與會。前年有個。桐蔭花園。去年有個。花旗避暑園。都爲着在冷水盤門。往來。狠不便利。要是起了陣。便不容易還來。車轎奇貨可居。非常討厭。所以。竟有些。難以支持。今年。却沒有了。那麼。只有。遊荷花蕩了。畫船。簫鼓。裙屐。翩。

兩眼不敢即問鎮塔迦搔着兩耳。儘管深思一會又鎮靜如常翻那晚報一看見上面有刊着此案的動目標題道：

『白培脫街之兇案』

『死者爲斐挪克白頓』

『警察署已聘定私家大偵探鵝林歇鎮塔迦先生偵緝兇手』

『此案終得水落石出』

鎮塔迦笑道他們真會多事可是我瞧了這動目的記載很有些兒

不安因爲那案子尙完全沒有揭明只看他的標題道『此案終得水落石出』可見他們對於吾人的心理已有充分的信任和希望假如竟不能如他們所希望不能『水落石出』他們的信任心可不是漸淡了麼真真對不起這『私家大偵探』的頭銜咧帖痕道你現在已有了把握照你的推測什八九已距離事實不遠我敢說一句斗膽話這『水落石出』四個字決不致白費他們的預料呢

翻倒也不俗只是邀朋作伴。雁舟論價很是麻煩並且足足要費去一天的時間。那裏能夠像上海那般寫意呢。中等階級以下的人們在三清殿前喝露天茶。却狼爽快。我們給一件長衫束縛着。不能自由。只得執兩用中。在較爲風涼些的茶肆中消遣了。有幾個婦女。雪白的夏衣。烘托出頸上五七條紅痕。宛然包裹着一塊紅黃相間的闊柳條布。這是蘇滬間特別的顏色。是一種痧疫的

這時咨畢勞又送進另一家的晚報來。鎮塔迦接過一看見上面也有關於此案的記載。他的論調却和先送進來的報成了個反比例。只見上面也刊着很動目標題道：

『繁鬧之街市竟發現血案』

『

『警察之效力何如者？』

『鎮塔迦何人乎？』

『其人實如警察長所云等』

於一尋常之警察』

『嗚呼治安之前途』

鎮塔迦看完又笑道：『這種論調又未免太輕視我了。』帖痕道：『別管他了。大約沒有多日，威林姆總得要回來的。那時再作計較罷。』帖痕說：『這話分明已因報端輕視抱了消極的意念。』鎮塔迦道：『我們且睡覺罷。明日還得早點起來把這事辦理完備才好。』說完帖痕點了點頭。鎮塔迦便走進自己的臥室裏，很清閒的在電燈下看了一回報等。得人聲稍靜，只才悄悄地開了樓門走下樓來，到得門外只見六街

治療法有許多西醫很反對這括痧的無理。但是這無師傳授的秘方的確有些兒效驗。所以左右隣舍大小街巷在這幾天括痧也是婦女們一種生活。男子也許有同嗜的，不過少數罷了。

在晚上黑暗的巷裏行走，不留神便要踏痛人家騎過街心的腳。或是絆倒捉迷藏逃老虎的兒童。惹起許多口舌來。並且蘇州的婦女兒童們格外擅長罵人，似乎喜歡罵人。在這酷烈的天氣下，他們仍

燈火車水馬龍鎮塔迦走到白培姆屋子的東首一瞻正是那個花園正是那發案的地點便跳上短垣飛也似的竄上一間小樓的頂上把身子伏下來定一定神見下面的的人很不少除掉老僕克列斯和威林姆夫人外還有好幾個婦人大約是他家的親戚了他們都是唧唧噥噥不知說些什麼大概是關於此案的談論接着忽聞的一聲裏面一個婦人哭着出來早驚動了全宅的人個個都大驚失色只見那個婦人嗚咽着道上帝

偵探道沒有看見什麼可疑的跡象鎮塔迦道如此再會了說罷點一點頭悄悄地去了隨走到威林

一二

奮很高興的相罵我見了他們面紅耳赤的態度想來交涉的內容一定是重大的不料留神一聽却都是不關痛癢的穢話這是何苦來呢。

一根根煩惱絲在夏天格外可憎剪髮以後便有多大便利只是軍人警察要長戴着一頂帽兒和難得精光晒在太陽中却巧成了反比例婦女們依舊把髮髻梳挽得十分光亮從前有句俗語說是蘇州頭揚州脚可稱獨步真是話不

呀我那可憐的妹妹斐挪克夫人。自縊死了。哪那些人聽了這話好像聞着一聲霹靂都目瞪口呆說不出句話來。威林姆夫人接着也哭起來。鎮塔迦早已明白那先哭的婦人就是斐挪克夫人的姊姊了。這時一羣婦人裏面有個白髮老嫗忽的慘呼了一聲登時暈倒在地。威林姆夫人忙止哭道別嚇傷了我的姑母別嚇傷了我的姑母說着忙扶起來請旁的婦人扶到一間靜室裏。鎮塔迦正欲詳察

威林姆夫人的神情見他已走到電話間便知道報告警署更不淹留很失望的跑回寓所推開臥室門只見帖痕正坐在電燈之下鎮塔迦詫道怎麼你此刻還沒有睡帖痕道好呀你竟背着我去我聽你這般急忽忽的跑回來那白頓家裏多分又出了甚麼岔枝兒了。鎮塔迦道不錯那白頓家裏已出了個岔枝兒呀上帝那斐挪克夫人竟自縊死了。哪帖痕驚呼道怎麼說斐挪克夫人自縊死了麼。

虛傳。但是有幾個却以蓬鬆爲美。和那些片刻不離鑲花水生髮油的婦女們不相容了。髻上鉗頭多數插掛着白蘭花。但是白蘭花的香味最易和別種臭味混雜。所以到了晚上有幾朵黃熟的白蘭花垂頭喪氣一些沒有真味變成了

一種人天混合的奇臭刺入我不合時宜的鼻管裏委實容受不來呢。

我經過幾家店舖燃着一爐降香有一股股高潔微妙的香味把穢

鎮塔迦道是的可憐的斐挪克夫人已追隨他可憐的丈夫去了帖痕遲疑了半晌他的目光本注在電燈上的此時却慢慢的移到鎮塔迦面上露出很疑慮的神態來鎮塔迦正啣着一支雪茄一面吸着。一面說道帖痕你是不是生了疑竇帖痕道不錯我心裏正罩了一層絕大的疑雲鎮塔迦道你是不是又恢復你以前的見解帖痕道是的我此刻又疑到斐挪克夫人身上了鎮塔迦不響默坐着吸

煙一會才道我早料定你又要疑到斐挪克夫人身上但我總相信你的理想一定不能實現終究成爲理想罷了帖痕很不樂的道你也太過於自信哪我以為斐挪克夫人自經就是此案大白的關鍵那斐挪克夫人的姊姊克倫和姊夫白拉克菲却是個嫌疑犯呢鎮塔迦道你的話原也近乎情理但你祇就跡象而論不曾從根本上加以觀察比如我雖不能贊同你的見地却也不能推翻你的建議

惡都收服了比一切的香都好有的洒着石炭酸水也足以抵敵污濁的空氣可惜這樣注意衛生的店鋪住家不過占千分之一二罷了。

在酷熱下提高喉嚨的唱曲兒爲着什麼做了許多涼快的東西供給人吃用自己却一些不享受爲着什麼用盡力出盡汗替人奔走勞動不得休息爲着什麼有人說夏天比較的還是公平些住着廣廈的人們也要曬着熱沒有財力

因爲今天早晨才發現此案。在時間上委實無偵探餘地。我的根本上觀察却也欠缺些。不過我於此案中已得了個絕大的疑竇。果我在悶葫蘆裏坐着。真悶得極了。帖

痕道是個什麼疑竇呢？鎮塔迦道此時不便奉告。簡括說一句就是方才那個回電帖痕正欲問那回電的原因。忙道不能告訴我麼？鎮塔迦道委實不便奉告。（未完）

小語

（少楠）

重裘圍爐的人們，這幾天狠自在的。赤裸裸地，可以分沾一些兒涼風呢。



元鮮于樞。漁陽人。嗜酒。喜吟詠。官太常寺典簿。一日有名妓曹秀娥者。直呼樞字伯機。樞佯怒曰。小鬼頭焉敢如此無禮。按今人亦以此爲詈人語。凡於稠衆中能取人囊中物。而使人不覺者。北人謂之小李。即南方之所謂剪綰也。小李云者。意其爲昔時之盜魁名也。

冬至前一日爲小至日。除夕前一日爲小年夜。寒食前一日爲小寒食。臘月二十四日爲小夜節。陰曆一月二十九者爲小月。十四日爲小月底。

一個難問題

(許鳳聲)

某大學學生在上課時間內討論某項問題的當口。有一個學生提出一個很有趣味的問題。說道：假如有一個人是一個獨生子。一天帶領着他的母親和妻子。駕了一葉扁舟。在一個湖裏遊玩。正在那湖心蕩漾的時候。驀地裏起了一陣狂風。將這小舟吹翻。三人同時落水。這人懂得水性。所以這時除自己和水勢抵抗之外。還能以餘力拯救一人。不過母親和妻子都是自己最親愛的。請問這人此時還是救他的母親好呢。還是救他的妻子好。當時站在講台上的西人某教授聽了這話。立即答道：按照道理。自然應該救他的妻子。但是各學生（華籍）都極以救他的母親為然。理由是一人一世。祇有一個生身之母。母親既有生養之恩。鞠育之勞。臨難為子者。當然應負救護之責。不過某教授始終以為夫妻是愛情的結合。應該死生相共。決不忍目擊其死。兩方面各執己說。辯論不已。終不肯屈服。後來另外有人提出來一個折衷的辦法。主張這人可以將他的母親救起。然後再跳下水去拚命救他的妻子。幸而能達到目的。最好。不幸失敗。則以身殉。以符死生相共之意。

這三種主張當中。那一種理由最充足。記者也弄不清楚。還請大家來評論評論。

笑按：東方的倫理。決沒有先救妻子之理。但是轉一語曰：父與夫誰當先救。則又成一問題矣。